

人生

期五第 ◆ 卷十第

版出日十月五年七十四國民華中

HUMAN LIFE MAGAZINE



KUSINARA: LORD BUDDHA WAS CREMATED HERE.
印度俱尸那拉佛陀寂滅後荼毘處之遺跡 (大葬場)

• 目 要 •

文化應回到人性
根本佛教
妙慧童女經講話
佛法先於科學科學證實佛法
文學與佛教文學讀後感
答「正說」
和尚難做
寶島旅行記

文真莫無觀南閩

正

珠華熹念嚴亭扉初

行發社誌雜生人

文化應回到人性

· 東初 ·

一、人類生存的威脅

近年來社會裏，接連發生焚屍、分屍、鎗殺等殘無人性的慘案。尤其是張昌年案發生後，人人寒心，感到生存的威脅！現代是個怎樣的社會，我們如何生存下去，想來真是可怕！

人類到了二十世紀，居然有違背人性的事情發生，這是人類的退化。我們雖然不能說是我們國民，社會，家庭教育一切的失敗，然對當前教育，實有檢討的必要！我們認定一切宗教家、教育家、文化人、社會人士，要共同負起挽救人類的責任，今後我們要是不能根本改善國民教育，重整社會道德，使人類回到人性；儘管科學進步能帶人到月球上去，人類生命終將於地球上結束！

二、我國文化的低落

怎樣才能使人類回到人性，這不是男女婚姻的問題，乃是文化教育的問題！要檢討當前教育問題，首應瞭解我國文化低落的遠因！我國為世界文化古國，具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孔子仁愛為中國文化中心，傳統的道德，早期科學發明，藝術表現，尤為世界最優良的文化。我國的文物，國民智慧，並不遜於世界任何一國！鴉片戰爭發生後，使我國民發生自卑感，氣餒，喪失了進取信心，崇拜西方船堅利炮的文化。一般自稱時髦學者，認為我們一切不如人家，不特在物質要追求人家，即精神上也要跟人家走。於是一切要改革，要更換，甚至我們民族的靈魂——祖宗靈位——也要換掉。要跟人家去信仰上帝，什麼自由主義啦，社會主義啦，西洋月亮特別圓。外國沒有臭蟲，五花八門，使人眼花撩亂。特別圓孔家，折毀城隍廟，吃人的禮教的一切風聲，都在加緊地結束中國固有文化的生命，使我國文化道德一落千丈！

三、外來文化的影響

一國的文化，未有不受外來文化影響的；但主要的，還在自己善於選擇與利用，我們受外來文化影響的，主要的來源有二：

一、是印度文化，印度主要的文化，即是佛教。佛教於漢明帝時傳入中國，經過六朝三唐時期的翻譯闡揚，便成為我國文化重要的部份；由於佛教慈悲的精神，合符孔孟仁愛的思想，故在多方面影響我國文化。這從文化、倫理、道德、到藝術、彫刻、繪畫、音樂，對中國文化有其深遠的影響。六朝佛像的技巧，北魏石窟的藝術，敦煌的壁畫，都有希臘及東羅馬藝術的痕跡，唐代的彫刻，繪畫，音樂，舞蹈，都深受西域及印度波斯的影响。間接也受歐洲的影響，這些影響，都由印度來華高僧或我國大德，西往求法帶來的，使中國中古時代文化藝術有其高尚的創造。

大乘佛教思想輸入，開拓了我國國民思想的領域，三論、唯識、淨土、禪宗、華嚴、天台、在六朝三唐時期，先後掘起，有的承襲印度，有的是我國開創，不特使我國文化發達到最高潮，並且掀起高麗、日本、越南等鄰邦國民嚮往，佛教又從中國轉到高麗、日本等地，由於佛教思想超越性的特質，既沒有神秘性，創造性，也沒有獨佔厚利優種族的觀念。所以無論在一種形態下的文化，都能適應而不相悖，君主也好，民主也好，都把佛教文化引為有助自己文化宣傳的助手。故佛教與亞洲各國文化始終是調和的，從未引起國際間如歐洲的宗教戰爭，歷史上雖有佛道、儒佛思想的衝突，但都基於理論辯駁，未訴諸武力。這證明佛教文化沒有政治野心，始終導人於至善！

二、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主要的為宗教與

科學，天主教在明代即開始傳入，由於天主教思想與中國文化不合。明末的王船山，清代的楊光先等都竭力批評天主教。終因崇禎皇帝與孔子問題發生爭執，曾一度禁止西方宗教徒在華傳教。鴉片戰爭後，因條約上規定，復許西方宗教徒在華傳教。西方宗教公開活動後，使我國發生兩次宗教戰爭！一是太平天國，打着上帝的旗幟，要排除滿清，他的政策一切都依照聖經的遺教，一是義和團，打着道教咒術的精神，要排斥洋教。前者係天主教與儒教戰爭，結果孔教勝利了，後者是道教與天主教戰爭，結果是道教敗了。這是中國直接受西方宗教迫害而發生的戰爭。自此，中國人受了這兩次刺激，清末民間很少信仰天主教，知識界更不把天主教放在眼中。當時知識界最顯著人物：如康有為，陳煥章等，是欲恢復儒家尊嚴，欲立孔子為真正宗教，而與天主教對抗。中山先生政治主張，是以中國儒家仁義道德為本，以西方民主思想為用，故中山先生思想是繼承中國儒家的道統；並非一基督教徒。康有為與中山先生政治主張雖不同，然均屬於尊孔為本的政治家。譚嗣同，章太炎等，是較接近佛教的，康有為，陳煥章，曾要尊孔子為教主而建立孔家，章太炎等極力反對。梁啟超，蔡元培等，先主張孔子思想為一純粹哲學，應循此哲學思想發展下去，確立孔子哲學思想。梁啟超晚年潛心佛學研究，歸向佛教。蔡元培復倡以藝術代替宗教。故以上諸人可說均屬於反西方宗教知識份子。

五四運動，是中國文化新舊交替時代，也是我國受西方文化毒害的開始！當時學者一面高唱新文化運動，一面摧殘固有的文化。認為中國學術思想不進步，直接受了孔子思想遺毒，故有打倒孔家店的風潮，而倡導科學至上。這時候，馬列主義信徒開始滲透在新文化運動中，以種種方法來掩飾，他們不特要打倒孔家店，並且要打倒西方宗教。認為西方宗教不啻為帝國主義、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的先鋒。因要驅除中國人反常的意識，遂高唱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反西方宗教的口號，而以



根本佛教

閻扉

一、地位

所謂根本佛教，是指創教佛陀及其直接弟子時代所流傳的佛教。佛陀本名悉達多 Siddhaththa，根據日本宇井伯壽博士之說，生於紀元前四六六年印度釋迦 Sakya 族，於四三七年二十九歲出家，四三一年三十五歲大悟成道，至紀元前三八六年八十歲入滅。他是釋迦族出身的瑜伽行者，以聖人的意思，被稱為釋迦牟尼 Sakya muni 或佛陀 Buddha，而他自己則常稱為如來 Tathagata。他重要的直接弟子，大約可以說，到他入滅後三十年為止。這樣，從佛陀成道的四三一

獨特性的傳統人文精神價值。一個民族的遺產，即是一國立國的根本。一個國家設不能保持它的傳統精神文化，這個國家便等於滅亡。因此，我們肯定要挽救現代社會，首應恢復中國本位的文化，使人類回到人性。文化的內容，雖然包括得很廣，然着重在表現人類生命的流動，富有仁慈的精神，我們認定文化之所以為文化，基於人性自然的活動。我們要求文化必需富有道義的人性味，才能使得多方調和，社會安定。現代社會環境的惡劣，不良電影，不良雜誌，酒家、茶室、處處都在鼓勵國民淫淫，殺盜，摧殘人性墮落，因此，我們必需堅定要否定忽視人格的神本文化，及無人性的物本的文化。我們要求在善惡道義的基礎上，開拓真、善、美、的文化，回到人性。要人類「回到人性」，必需以孔子仁愛與佛教慈悲為大本。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欲，亦勿施於人，要有這種仁愛精神，為文化的骨髓。人類的生命，不是永恒的鬥爭，乃是永恒的

的互助，仁愛，人類最終的目的，即為仁愛的實現。即人與人之間，要有同情心，正義感，互助敬愛的精神。

佛教的目的，在使人類具備一種正知正覺的知識，並使他們對於宇宙人生現象有一個契合於真理的了解，在生活上獲具一種正堂堂堂合理，道德化的生活意味。是故佛教主要的使命，不僅解除人們現前生活上煩悶，並且使人們藉佛法的理解訓練人們心智，改變人生的氣質，增進生活上的趣味。人們在迷惘困擾中生活，佛教確能指出一個正確方向及合理化人生的途徑；故佛教的任務，在解決人生的痛苦，並將使其後世獲致圓滿的生活，人可生來是自由，却非生來是明智的，佛教的目的，即在使每個人都能獲得真正自由，並且使其獲得真正明智的知識。佛教是人類慧命的源泉，也是人類文化最高的真理。是故我們認定文化的本質，要基於道義性，不特要改善國民身心，要改變社會，並且要改造這個世界，淨化這個世界。因此，我們對挽救

年到三五〇年，可以作為根本佛教的時期。後來經過幾多變遷，成為一大系統；所以對它在印度思想上的地位，是有一說的必要的：

佛陀出家的動機和目的，是在脫離煩惱的生存，而得無苦安穩的涅槃。出家是追隨當時的慣例。出家後，曾直訪阿羅邏迦羅摩 Alara Kalama 和鬱頭藍 Uddaka Ramaputta 兩學者，跟隨他們修行過。及成功，以為非真正目的，乃辭去，依苦行主義，重修六年。至第七年，仍以非是，遂復捨之而去，自坐菩提樹下，以靜觀工夫，得大悟而成佛。阿羅邏和鬱頭藍，皆係正統婆羅門以外的修定主義者。前者以無所有處為解脫，後者以非想

現代人心中心的命題：即是

一、充實國民精神教育，發揚四維八德的精神。

二、節約國民物質生活，取締不良雜誌電影，茶室，酒家。

三、發揚國民新道德運動，崇拜聖賢，深信因果。

四、鼓勵國民宗教信仰——佛教！

我們號召人性的文化，是要安定社會人心，實現個人的莊嚴，人生自由，使人性中的愛，人性中利他的德性，都要充份發揚起來，因此，我們堅絕反對一切聽命於機械唯物論的安排及屈服於無人性神權思想的座前。

現代人類的精神，因受物質文化的困擾，都陷於互相猜疑欺詐，嫉妒，瞋怒，毀罵，人性泯絕，道德淪喪，只有功利，沒有仁愛！因此，我們要以偉大佛陀的慈光，鑄化人類的自私，瞋恨，仇殺，使芸芸衆生能够覺醒，回到佛陀懷抱！「回到人生」！

非非想處為涅槃。佛陀對此兩者，既均未滿意，則根本佛教，是有它獨特的地位的。本來修定也好，苦行也好，只是一種手段或方法而非目的。可是當時的宗教家及思想家，却將之與目的相混。隨而在他們的學說上，也就帶來了缺點。例如對肉體物質的勢力，是消極地滅除呢，還是積極地抑制呢？又對於精神——心意的動搖，是積極地制衡呢，還是消極地導引它至解脫呢？此外特殊嶄新的方法，在當時還沒被發現，而就那樣武斷地算是滿足了，實在不得不說是含有缺點的，須待補充的。同時在實際上，到了某種程度的時候，也是不够被支配的。若將之作爲目的的關係來看，於生前不達目的

時。便不得不終而更作爲死的準備，把方法與目的相混，視方法爲目的。如欲避免這看法，實不得不進而作根本徹底的思考。按修定主義與苦行主義，皆立於二元論；到最後，全是使物心分離。二元論，本來是常識上，把肉體和精神，分別地考察的一種概念上的形式，投射於內外而成立獨斷的實在論。並不是基於任何場合，有二元個別獨立存在的事實。所以結果，兩者可以分離與否，或者使心還原於物，還是使物歸着於心，都是一個大大的問題。決不是照想像的情形，便可能的。與其將這樣的根本假定作爲目的，倒不如退而着實地靜思。佛陀即是捨去這兩種主義，退而作如實地靜思的。大概修定主義與苦行主義，同立二元論，把其基本假定，直接作爲真理想像的，就是由於作爲他們理論的轉變說與積聚說。佛陀在捨去了他們兩種主義的同時，也就含有捨去了他們轉變說與積聚說的理論在內。

就着成立轉變說的心理根據看來，是先觀察生存於現實的自己，所謂以要求自己爲出發點，求其與肉體區別了的心或我，更進而對心或我深深地觀察，除去一切個人的限制，以到達於心或我的最後的探究。被想像在那兒，什麼對等和差別的東西皆沒有，只是混融地包含着一切。這樣移轉到說明的方面，遂成爲形而上學的實在的轉變說。作爲積聚說的，其最初也是以對自己觀察爲開始，由粗而細，自著至微，分析到最後認爲不可再分時，摻取其多數的要素。從這裡，再移轉到解釋的方面，也就同樣被成爲形而上學的實在的積聚說了。這兩種說法，皆不是由最初假定爲一或多，依之作宇宙的解释；而都是以對現實爲根據的。他們的觀察，是二元論，在進行之間，也是二元論。但到最後，一方面歸於一，一方面歸於多，便不成其爲二元了。對這樣的過程，從逆的方面來看取時，任何一方面，總是將之看爲實體或實在。更基於這說明解釋的理論，採用修定和苦行的方法，依循其探究的途徑，作實踐修行；遂不外將方法，看成爲目的。從而

修定主義與苦行主義之作爲主義的，乃始終是徹頭徹尾的二元論。於修定主義中，不和正統婆羅門，採取同一的轉變說。僅是在根本物質方面，作如此說，與靈魂無關。這樣，在此說中，常是二元論；一直到究竟，逆而轉爲要求的方向，把實踐方法視爲目的，也無所異。照這樣看來，轉變說與積聚說的解釋理論，和修定及苦行的實踐方法，並未做到很適當的配合。在這裡，爲了被迫於有補充的必要，乃不得不將之作爲目的；所謂方法，不必在此之外。結果歸着於解釋的理論，和把方法作爲目的的地方，被含有缺點。

無論轉變說或積聚說，原來都是把應該當爲原理的東西，看之爲實在或根本，作爲宇宙論的形而上學的解釋的。當時這樣的混同，雖是不得已；可是在他們的兩說中，連互相矛盾對立的地方，也強被主張着。這矛盾的兩者，除了共同不得其真以外，也不能防禦剛固耶般的學說。特別是這樣的理論，總帶着固執。要是從宗教的角度去看它，實是一種致命傷。佛陀完全捨離這兩說，姑不論其真意爲何在，總之，他的學說，則不以形而上學爲根本或起點，已是擺脫了此固執。更由不採用兩主義，所以佛陀，決不是把手段和目的混同的。他所說的，既不是作爲死的準備，也不是以死後爲目的的。那時在最古時代以來的理論方面，不外轉變說與積聚說；實踐方面，也不外爲修定主義和苦行主義。此外雖然有，也決不會有與此對立的學說出現。然而佛陀，却別開生面，創立了一支獨自的新說。因而佛陀的思想並立立場，對正統婆羅門及一般思想界的系統，完全是第三立場的。

現在這裡，單以佛陀的學說爲根本佛教，不再另說其直接弟子時代的佛教。因爲佛陀的學說，必然介紹給直接弟子，與直接弟子之間，殆不可分。再者，在直接弟子之間所流傳的佛教，也必不出乎佛陀的範疇。後來對於教祖佛陀的考察，更是佛教的一大特色。那在印度思想中，殆無前例可援。而作爲教祖的佛陀，遂被作爲教主，成爲佛教的理想及主軸。

二、學說

佛陀，他可以被看出，生來就是一位傾向於靜觀冥想的人。傳說他在出家之前，就常常的習定。出家後雖未採納修定與苦行兩種主義，但是在他獨自開拓新天地時，還仍然是採用的禪定。不消說，當然只是方法而非主義的。

根本的立場——上面已經說過，佛陀出家的動機和目的，是面臨着生老死的逼惱，以求無苦安穩的涅槃。他是以觀察生存相爲起點，而不是以形而上學的思想爲根據。經他於生存相觀察的結果，謂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和一切皆苦。諸行無常，是說凡所生存的一切，皆剎那剎那，生滅變遷，沒有一個是常住的。可是也有人想像它是常住的，但那不是根本佛教。在根本佛教之中，是沒有那樣的想像的。由於諸行無常，乃成爲一般生老死的逼惱。要是把這逼惱，與佛教以外的思想相對照，是頗有一種深遠的意義的。在佛教以外，一般都承認有一常住不變的我，而佛教則當頭棒喝，走上來便予以否定。一般所講的我，都是形而上學的，不必被現之於生存之相。所以佛教，亦把此我，作爲常一主宰的解釋。不過佛陀是捨去形而上學的，並未將之看爲問題。若於生存相上，是誰也知道，根本就不沒有這常住唯一而支配統制爲主的實體我的。這樣的實體，在一般思想中，不僅限於我人，而同時也意味着一切事物的主體。佛陀是着重於生存相的，對實體我則存而不論，稱諸法無我。大概當時一般人，對實體我的承認，一方面是基於傳承，一方面則根據於自觀。任何一方面的根據，都是常識的二元的實在觀；於這實在觀上，要求其恒久不變性。佛陀既不採取形而上學，自然是認之爲諸行無常。諸行無常，當然亦無我。隨而在理論上，亦不承認有此等實體我的根據。在實踐上，遂成爲去除承認這樣實體我的固執或利己的欲望。一般實我思想生起的心理根據，是在我人的精神作用中，看成爲一種永久要素的存在和不變化的連續，以之爲實體，而更將之

適用於一切事物。所以在這裡，必定存在着恆久不變性的要求；佛教對此要求稱為愛 *Jealous*。這與普通愛的要求不同，它是像人口乾了渴求其水一樣，在性質上是到底不能被滿足的。而且也是完全不相容的。對不可能而又相矛盾的欲求，到頭來當然是緣木求魚，一切皆苦。這樣的人生，自然是苦的人生。所以若徹底於實我作無，於愛作無，則人生便不成苦。不成苦，即是無苦。這樣，一切皆苦，當於我無主宰的方面，諸行無常，當於無常的方面，則兩者便皆可以包括於諸法無我。在實際上，也是三項相密切關聯的。苦取其中之一，則其他的兩項遂被包含在內。如此，在我人之間，根本便什麼恆久不變化的要素皆沒有。它是刹那刹那，生滅變遷的不斷連續。刹那刹那，生滅變遷的不斷連續，就必定有一統一者。而此統一者，與其所統的東西，並非對立或並列。大凡所統一，都是被統屬於能統一。所以在能統一之下，含有一切所統一的互相對立與並列。常識上所謂二元論的物心，即是在此所統一中相對並列而被視為實體的。根本佛教，稱此能統一為中 *Majjhima* 或中道 *Majjhima Paipada*，當於後世所稱之一心。不消說，這都不是實體觀的。以這樣的立場，看一切是行的，現在可舉五蘊以為說明：

五蘊，是色受想行識。色是色彩和形狀，有變壞和質礙的東西。受是情感感覺等方面的感，對於一切所觸的領納。想是知覺和表象的一部分，以取像為體，即是攝取領納物的表象。行是色受想行識，作為色作為受作為想作為行為的成立。這成立，是直接根據取像的活動，是指的心像。識是了別。識的了別意義看來，最初的心像，決不是指的被想像為獨立存在的色。是根據受想行，被了別於識的色。所以色，不是單單作為色來說的，它是被受想行被識的色。這是無常的，不是常一主宰的實體。所謂是這世界，這世界既無我，所以所謂我的特別主觀，是無受無想無行無識的。從之被受被想

被行被識的色，是全體是一切是世界的。這樣的世界，即是諸法無我的世界。但凡夫將之作實實在而起愛，想定它為實體，被稱為五取蘊。蘊是積聚義，有其統一的意思。所謂五取蘊，不是五種東西，各別各地被集合，而是被統一在那兒。這無我而能統一的，即是識。詳細考察起來，若說識有六種，則第六識，除了與眼耳鼻舌身的前五識並列以外，應將之看為有使完成與統一的一方面。此即能統一，一切皆不外被顯現於其中。所以又被稱為為一心。此能統一與所統一，是相即相離，而不是各別的。又能統一，也不過是取其基點與中心，並不是經常一定不變的。

緣起說——以上所說的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是一種緣起說。若由特色說起，單諸法無我，就是緣起說。同時也就是根本佛教的根本思想。緣起說，通常也稱為緣起說。因為它的範圍是由十二支組成的關係，所以稱之為十二因緣或十二緣起。本來它的範圍有種種不同，不過十二支是標準的。十二支，如所週知，即是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和老死。這原來是佛陀，由老死求出離，自問有什麼的時候，就有老死；以什麼為緣，而有老死，將之求之於生等的一種思想。復將之移轉於說明解釋的方面，乃進而成立，連結如上之說。所謂老死的和生，不是指的概念上的思想，而是指的無常變遷的苦，為老死的逼迫。又有什麼的時候的什麼，以什麼為緣的緣，都是指的條件。若把此條件作為生，則有生生的時候即有老死。更把生的條件作為有，即有有生的時候便有生。有是生的意義，即是我有。若在他人方面，即是他人自己的生存。其次，有的條件是取，取是執着，指煩惱或固執。即因此固執，而有我的生存。此固執，以根本欲望——愛為基礎，所以以愛為條件而有取。愛是一種能動性的東西，雖不必常對受動物的刺激而起反動，但由反動方面而起的力量甚強；所以作為其條件的乃是受。而受是領納印象。在這裡，被指為接觸感覺感情等

的觸。觸與眼耳鼻舌身意的六入，都有關係，完全依於它們而起。所以六入即被想像為條件。從六入說來，有內外界的對立，稱此對立，即為名色。名色有變遷的意義。一般說來，名是受想思觸作意，色是四大種及所造色。此中，思是意志欲望的根本；作意是其意志欲望決定了的東西；想已如前所說。所以在這名中，又特別把觸受取出而包括在內。四大種是地水火風，所造色即四大種所造之色，不外直接指身體。有時說四大種，四大種好像是獨立的样子。其實不過就構成身體的要素，把它區別為地水火風；並不是說它能够獨立存在。在身體中有六入，已經把它包括在前舉的觸的條件之中。以這樣的名色，包括一切，決不是將之對立，作客觀地旁觀，乃是完全僅限之於在顯現心上的對立。所以此對立，被統一於識。識是如前所說，不是指的與前五識並列方面的第六識，而是指的統一方面的第六識。如此被統一於識的名色，已攝盡一切，不再別有世界。與前面所說之有，差不多全無所異。惟說有的時候，是我的生存，強加上我的意識。說識所統一的名色時，則不必加上我的意識。以上一個個各別地成立了的就是行。而這樣成立的是凡夫，純是以愛為本。所以行，是被無明條件連繫着。無明是說不知道佛陀的根本思想，或者是還沒有把佛陀的根本思想，作為自己思想的無知。這樣到條件的最後，在以上的觀念思想中，老死是如何被成為苦的情形，已非常明白。將此移轉於說明的狀況下，便直接地說：由有無明的時候，就有行；由有行的時候，就有識。乃至由有生的時候，就有老死。這樣的觀念思想，被稱為十二因緣的順觀。不用說，這全是基於老死為出發點的。蓋老死與生，作為條件與被條件的時候，本也是全體或一切的。不過觀察老死與生，則不能出離老死的，由是乃進而成為全體的觀察。這不特老死和生，即其它各支，皆屬於有同樣的情形。對此十二支的關係，能洞見明瞭，即不外成為佛陀的立場。所以無明，是一定會滅的。然而單說有生有老死，或生緣老死，進而

至無明，呈現出它的苦之所以然，還是不夠的，還必須到無苦的體得，才是究竟。作此無苦的體得的，即是什麼無的時候，老死即無；什麼滅的時候，老死即滅。依此觀念思想作實踐：到所謂無生的時候，即無老死；生滅的時候，老死即滅。一直到最後，無無明無的時候，亦無行；無明滅的時候，而行亦滅；如實地得被知見。這便真的是無明始滅，把佛陀的根本思想，成為觀想者自己的根本思想。從而成為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滅的十二因緣的逆觀。逆觀的十二因緣的滅，即是證得苦的滅。所謂出離老死，得涅槃，開顯佛智，轉凡夫為佛陀。所以佛陀的根本思想與學說，是十二因緣。十二因緣的根本旨趣，即是見佛智。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那實在是把各支關係，作為抽象的最好說明。這樣，在十二因緣以外，再沒別的世界與人等。一切世界與人等，即由它現示着如實之相。明白說出這旨趣的，是緣起說：即一切皆相資相倚，全成無限的關係。在無限的關係中，無任何獨立固定的實在體。它們都被識所統一，是現之於心的全體緣起。由此緣起為相依性，有時也稱緣起說為相依說。佛教根據這樣的通理，把整個旨趣，說是心淨則一切淨，心染則一切染。在這裡應該注意的，即緣起是互相相依，並不是由一實在或獨立的緣而起。例如舉十二支之一的生，是老死的條件；同時又有，為它的條件。這是相依相待，並非任何過程；所以把時間或因果關係，來解釋十二因緣，實不是十二因緣的本意。

四諦八聖道——十二因緣是表明佛陀的開悟經過，和作為我人觀察的方法的。另外作為行的教說而被組織了，是四諦說。四諦是苦集滅道。說明這意義的，在經典中，有很多不同之處。現在根據一種最古的說法如下：

這實在是在苦聖諦：生也是苦，老也是苦，死也是苦，憂悲苦惱悶也是苦，是凡希求不得的都是苦。一言以蔽之，五取蘊是苦。

這實在是在集聖諦：凡是作為再生而陪伴着喜貪，到處要求滿足的愛。

這實在是在苦滅的聖諦：凡是這樣的愛的整個的純粹的滅，捨離、出離、解脫和無着。這實在是在導引苦滅的聖諦：即是被作為聖八支道的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和正定。

此中的苦諦，是一切現實生存的苦相。滅諦，是被作為目的的無苦安穩涅槃。集諦，是對於苦諦所出現的理由或根據。道諦，是實現滅諦的手段或方法的實踐。苦集二諦，是歸結和理由，又是被條件和條件。滅道二諦，是理想目的和手段或方法。目的是主，為了要能够被獲得，乃以道諦使實修，依之斷集，證得苦諦必然被滅滅滅滅。這樣，單道滅二諦，即可以包括其一切。苦集二諦，當於十二因緣的順觀，滅道二諦，當於十二因緣的逆觀。而道諦，是被顯示着最為重要的。

說明苦諦的內容的，有生老死憂悲苦惱所求不得或五取蘊。五取蘊，是說在無我的世界中，加上了取與漏的東西，與前所說的有相同，完全以愛為根本。所以在集諦中，只舉一愛。愛是對喜好的貪或陪伴着喜好的貪，到處要求滿足，沒有止境。以愛為本質的凡夫，便常被愛的他律所支配，得不自由與自主。在求不得的解說中，說「我等生法衆生，欲想不是生法，要求不生，起不生的欲求，*iccha*。但這不是依欲求所能到達的。」同樣對老、死、憂悲苦惱悶，皆起這樣的欲求。這樣的欲求，總是以愛為本質。由此，凡夫的生存，是如何被愛所支配，是他律的，又是如何之苦，是相當可以明瞭的。而這樣的愛為取，把一切看為實體，以據於對立的一方，遂致於使能統一的事件，成不可能。然而若完成逆觀的修行，此愛——凡夫性被滅，即成佛陀而出離解脫了。所以愛，在實際上不可以不滅無，已不成問題。作為凡夫的，這時反過來，以自律自由自主而制彼，即不外為滅諦的證得。說滅諦也

好，解脫也好，涅槃也好，都是消極的。那皆是以老死苦憂等為出發點而說。其內容是對愛的克制，如實地見到被現於心的所統一與能統一的對立，而成為自律自由和自主。這與一般修定主義或苦行主義所求的解脫涅槃對照起來，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主義的涅槃，在生前，不外為勉強對一切作漠不關心的傍觀或徒然的中立，終不脫乎是對立的。佛陀的涅槃，不是以死後為目的，或作為死的準備。甚至於說，與死無關。且更不是單單將之作爲理論，使了解和承認的問題。而全是身觸實證的問題。示明這一點的，即是聖八支道或八正道。

八正道最初正見的見，是見解知見和學說，指佛陀的根本思想，也正是我人自己的根本思想和根本立場。當實踐修行的最初，是不能一步就到邊的，至少也得先立起絕對的信仰來，將之作爲目的而活動。正思又名正思維，是把佛陀的思維，作為自己的思維；即是凡有所思，總須依佛陀的思維，反覆熟慮，仔細觀察，把依正見為目的而活動，漸次成為自己的途程。正語正業也一樣，於其途程，無論對口頭的言語或身體的起居動作，也須與正見一致。所以正思正語正業，當時被一般採用為意口身三業的分類和配列。正命的命，是生活或生活法，即是把三業，於生活上，被一貫或吻合於正見。正精進的精進，是努力策勵，即對於正思正語正業正命，都須由它策勵，努力勿怠。正念的念，是專念集注，或常念不忘；指導正精進，使正見常常現前。正定的定，是通常三昧的譯語，指心一境相。依此可使正見，全成為自己的東西。正定雖不外為修定，但此僅為手段或方法，而決非目的。在古註釋中，雖有由正見到正念，作為正定的助緣或資具，成為目的之傾向，但同時在正定之下，還置有正智正解脫，所以仍然是沒把它作為目的。照這樣的實踐，是終有將佛陀思想成為自己思想的一日——證得滅諦的。這與逆觀的完成是一樣，而是依實踐而成的。這樣的說法，是八聖道原始的意味。其中並不含有任何世外的或神秘的要素。全是即日常生活

，而作指導的。此不得不說是為人的應行之道。所以根本佛教，完全是教人以應行之道為目的。

八聖道，確是根本佛教的實踐要範。其中信的要素，多半以含著知的要素為中心而被一貫。對此作為信出發點的，漸次進而也被說為實踐法。那是最初對佛陀的信出家，守關於身口意的戒，修正定，完成正見的慧，達解脫，得到自解脫自覺的途程。通常稱之為沙門果的，那便是最終的命名。如欲對全體命名，也可稱之為修行大綱。後來將之項目化，或作為戒定慧三學，或作為戒定慧解脫的四法，或作為戒定慧解脫脫解脫的五分。還有分類不同的，將八聖道分為信動念定的五根五力，與三學相配。這也是其中的核心，的確很古，也是本自根本佛教的東西，可無庸置議。此外當然還有。所以在根本佛教中，可以被稱為道的東西很少。這也正顯示著根本佛教的特色。

僧伽——凡是集中於佛陀的人格感化下，遵奉其教的弟子或信者，總稱為僧伽 Saṅgha。僧伽或僧，都釋為眾，即是團體的意義。這是有組織有統制的社會，而不是烏合之眾。在此中，分比丘 Bhikkhu 比丘尼 Bhikkhuni 優婆塞 Upasaka 優婆夷 Upasika 的四眾。但僅比丘全體，或在一定的數目以上，也都稱為僧伽。根據當時的風習，出家的男女是前二眾，在家的男女是後二眾。有很多的場合，常將前二，特別是第一種，代表為僧伽的中心。僧伽的出家在家，只是慣例上的區別，並不是有什麼絕對的。作為僧伽的人，首先須依據對佛陀的信，隨而發揚佛陀的正法。而統制他們的戒和律。戒是當時作為宗教家離非的東西，律是指不犯比丘等所犯的非行。從其起源言之，未必相同，但其內容相通，便被併稱為戒律。戒和律都是消極的；若從實踐上說，能這樣守著正義的善行，也是積極的。依此促進正法的發揚，實修梵行和巡行教化。所以僧伽，有更廣大的包容性。在佛陀的思想，以為一個人的真的為人，就必須遵奉佛陀的正法。做這樣的人，不外為僧伽的一員。所以僧

伽的擴大包容性，是不受時空的限制的。現在並將來的全人類，總須真的為人，真的得到生活的理想世界。換句話說，也就是一切眾生，皆必須以成佛為目的。就整個根本佛教來說，人類歷史的經過，實不外為一切人的正見完成的過程。在這裡，佛陀的人格——精神，是永久不滅的。

由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的日本文正新修大藏經正編五十五卷，刻已印發竣事了。這是近年來自由中國佛教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佛教的一件大事。自發動預約到印發完成，約需二年半的時間，而正式影印出書的時間，只有二年（自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至四十六年十二月），每月出書二卷，甚少延誤。當大藏經影印之初，大家感於部帙的龐大，時間的悠久，經濟以及人力的持續支援等等，都是難以預料的！現在經過歲月的滄流，人事的動盪，終於計月程功，達到了圓滿的境地，這雖有賴於讀者的經濟支持，然負責影印大藏經的忠於職守不辭辛勞，尤令人感佩！由此一事，固可知佛教中事，無不足以有為，而自由中國政治經濟之安定，人民生活之豐裕，亦可由此得到有力的佐證。筆者於收到最後一包影印大藏經時，心裡感到非常愉快。

從大藏經影印完成說起

法增

不久以前，會開有續大藏經正編影印

負責影印藏經的人，這時更是苦盡甘來而「法喜充滿」的。

影印大藏經，看起來是做的一件現成事，但實際上由讀者繳款到印刷發行，當中的手續和作，是非常煩瑣的。何況經過漫長的歲月，若沒有堅持到底和忍苦耐勞的決心，也是難於圓滿實現的。現在全部影印計劃經已告成，廣大讀者的愉快，乃來自於負責影印者的辛勞，回憶前塵，該是多麼令人感奮！從此自由寶島乃至其它世界各地，增加了一千部的大藏經。雖曰法由人宏，傳與研究，是一種很大的鼓勵。雖曰法由人宏，然若沒有足夠的法典，供修學者的參閱研析，真實安法的人才，也是不能產生的。所以影印大藏經的流布，對於莊嚴法寶，和啟發世人的正信，固有其相當作用，而於來日宏揚住持佛法的人才

茲聘

祖印法師為本社檀香山分社主任，
泉慧法師為本刊編輯委員。

人生雜誌社啓

，也起着催進作用。當此影印大藏經完成出版之際，瞻望佛教前途，實有無盡光明的景象，這不能不說是負責影印藏經者的功德。

影印大藏經的印刷、裝訂、外觀等方面，大體說來，尚有可觀，唯其中部分技術有欠精巧，如裝訂鬆懈、插字錯誤等，不免略為白圭之玷！而由於製版時的疏忽，致全頁印錯的也略有發現，筆者曾建議影印委會，將影印出版的藏經，再與母本對勘一遍，則其中或有全頁錯誤的，也必能立刻發現。因為大藏經的部帙龐大，內容浩漫之處，故欲求全部藏經沒有脫誤之失，必須從頭至尾與母本藏經逐頁檢視一遍始能確保無訛，此點已由負責影印藏經者承允，想已付諸實施，讀者於此可無慮於漏誤之虞。

完成之後，續印大正藏續編並圖像之說，這一計劃若能實現，則全部大正新修大藏經，可成一完整（按：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正編五十五卷；續編三十卷；圖像十二卷；總目錄三卷；合共一百卷）。唯大正藏中之續編全係日本古德註述，對於吾人的研析教理，亦多有參考價值。然大正藏正編所收中國古德各宗撰述，均略而不全，唐宋諸家尚多遺漏，元明以下，更附之缺如。致讀者欲觀古德各宗撰述，多感不便。而此等撰述，均彙集於日本續藏經中，此種續藏經，昔曾由商務印書館影印過一次，而為時已久，不但無法購得，即欲覓而借讀，也頗不易！故若為讀者之研習與參考計，實以優先影印此種包羅中國古德撰述之續藏經最為需要。希望熱心佛教出版事業的人士，也能及早籌劃，使其流布於世。

妙慧童女經誦話 南亭

(第二十講)

各位聽衆！大寶集妙慧童女經，講到上星期一已將妙慧童女所提出來的十個問題，由釋迦牟尼佛一一對他解釋過了。學佛的人祇須依著所解答的去做法，則菩薩的因行，佛陀的果德總在裏面。所以我們不要以為這本經，篇幅短少，把他隨便便的忽略過去。

今天講到第四當機願行分，當機就是指的妙慧童女，這兩行經文，是妙慧童女以發願實地的去履行，來答謝佛陀的指示。經上說：

「爾時妙慧童女聞佛說已，白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諸行，我當奉行。世尊！若我於是四十行中，關於一行而不修者，則違佛教，欺誑如來。」

釋迦牟尼佛的說法，並不在乎說得熱鬧，他所希望的，是佛弟子聽過了以後，能够實際的去做法，才能達到教令衆生都成佛道，離一切苦得究竟樂的目的。妙慧童女，深深的體會到佛陀的本心，所以他在佛陀指出了四十條菩薩行以後，告訴佛陀說：如你老人家所告訴我的，菩薩所應該實行那四十種菩薩行，我應當依教奉行。世尊呀！在這四十件事中如有一件我偷懶取巧而不實地去做的話，那我就違背了佛的教法，欺負誑騙了世尊。

「爾時尊者目捷連告妙慧言：菩薩之行，甚難可行。汝今發斯殊甚大願，豈於斯願得自在耶？」

向下的第五當機證成分。這裏邊的目的捷連尊者，是釋迦牟尼佛座下十大弟子中的一位，他的長處是神通第一。目捷連尊者的故事，我想各位都知道的，那就是他，他也是佛弟子中孝行最著的一個，因他救母親出獄的故事，不知道感動了多少人家的兒女，對父母生起孝敬來。他是佛弟子中的老前輩，他對於妙慧童女小年紀的女孩子，開下這海天闊的大口，似乎有點不敢相信，所以他對妙慧童女問道：嘿！童女，菩薩的行爲，很不容易做到啊！我成了阿羅漢果已很多年了，我跟隨佛陀已幾十年，佛陀對菩薩行的指示，我不知聽到了幾多，我從來都不敢出頭承認。你現在對佛陀所指示的四十種菩薩行，全盤承受，難道你對這許多難行的菩薩行，有什麼把握不成？

「爾時妙慧白言：尊者！若我弘願真實不虛，能令諸行得圓滿者，願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雨妙華，天鼓自鳴。」

妙慧童女，對目捷連尊者的懷疑，知道他有點聽他不起，所以他不用語言來分辯，而以事實來證明。因此他答復目捷連尊者說：尊者！我所發出的這弘誓大願，我有把握，能使他很順利的完成。如果我的願行是真實不虛的話，我願意這三千大千世界，即時發出六種震動，天空裏應該有妙華降落，天空裏的天鼓不敲而自響，以爲我願行的證明。

「說是語時，於虛空中，華散如雨，天鼓自鳴，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

當妙慧童女，對目捷連尊者說這話的時候，果然，天空裏降落妙華，天鼓整聲在響，三千大千世界，也在搖動震盪。

「是時妙慧，重白目捷連：以我如是真實言故，於未來世，當得成佛，亦如今日釋迦如來。於我國中無有魔事及以惡趣女人之名。若我此言，非虛妄者，令斯大衆，身皆金色。說是語時，衆皆金色。」

妙慧童女，已經有了事實的證明，不能不使目捷連尊者信伏了。但他還更進一步的說：我的話既然真實，那末，我的願行我當然一一做到，我既有這這樣的願行，我自信我在不久的將來，和釋迦牟尼佛一樣的成佛，並且我那佛國裏，一定沒有敗壞佛法的魔事。也沒有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的名字。更沒有女人的名字。如果我的這個願心，是真實不虛的話，我願在會大衆的身上，一時皆現出黃金的顏色來。說也奇怪，妙慧童女說這話的時候，果然在會的許多人身上，皆現出黃金色來。

「爾時尊者，大目捷連，即從座起，偏袒右肩，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先禮初發心菩薩，及諸菩薩摩訶薩衆。」

目捷連尊者親眼看到這事實的證明，不由他不佩服。因爲目捷連尊者本身是小乘人，小乘人對於菩薩的大悲大願大行，總是存着駭怕的心理，不敢直下承當。現在看到妙慧童女的願行如此之大，又經事實證明，所以他深深佩服發菩薩心者的勇氣，因此他從本座而起，循着行禮的規矩，把右肩露出來，先行禮佛，並且告訴佛說：世尊！我現在很佩服那些初發心的菩薩。我應該向他們作禮。至於那些老資格的大菩薩，已經吃過了千辛萬苦，更使我佩服，我更應該向他們敬禮。

各位聽衆！菩薩的大悲大願，以及濟世利人的大行，實在是佛教所需要的，也是世界上所需要的。佛陀度小乘人出離生死，並不是佛陀的本心。佛經上往往有這些記載，都是刺激小乘人發菩薩心，入世做濟世利人工作的一種手段。但是目捷連佩服到五體投地，但他並沒有發起大心來。足見大心難發，菩薩道難行。同時也可以反映出人世間的人類，都是私心用事，難怪一切的一切，都以自我爲出發點。因爲人們都以私心，自我用事，所以把世界搞得一團糟，使弱者受盡了痛苦，說起來真是直得痛哭流涕的。

今天講到這裏為止。但是上面經文裡，還有幾個專門名詞和他的意義，還得要補充一下。第一，什麼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呢？佛經上說：一個太陽系是一個小世界，一千個小世界，爲一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爲一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爲一大千世界。經過小千、中千、大千的三個千，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我們腳下的地球，祇等於一個小世界的四分之一。第二，什麼叫做六種震動呢？動、起、湧、震、吼、擊，是爲六種震動。地是可震動，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在這裏把震動的方式，綜合起來說，有六種的不同。至於天空裏如何能降落妙華，和天鼓的自鳴，以及在會大衆，身上皆現出（下轉十二頁）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念生

大慧普覺禪師書解題

大慧普覺禪師書上下二卷，省略稱大慧書，大慧禪師住臨安徑山時，爲籍紳居士等說示禪門要旨之書。禪師遺錄三十卷，宋孝宗乾道末年，詔入大藏經，本書即其中一部。今檢其大要，上下二卷凡六十二篇，除答聖泉圭和尚及「答鼓山遠長老」外，皆答當代知名之士，不由上堂，小參，法語而窺大慧真面目，知其赤裸裸之機鋒，最爲簡要。六十二篇中，答會侍郎六篇，答李參政四篇，答富樞密、汪內翰、呂舍人各三篇，其他各一二篇。凡所敘說，惟述菩薩所證修因之容易，不取聰明知解，呵斥邪師之無智無念。教人以動靜一如之工夫，擬向般若，於經言祖句之外，自證自得。論以離文字言句，調伏有心無心，戒用已見濫判古德。又訓以銀鍊宜途逆順閑忙，不廢進修。雖以涉入世俗事爲主，而教理深遠微妙，簡明直捷，足爲參禪者最上指針。

本書爲參學慧然所錄，淨智居士黃文昌重編。大藏經所書「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蓮門上進」，乃編入大藏時之編者。單行本內題「慧然錄黃文昌重編」中國刊本及日本五山版並同。本書流傳日本甚久，今猶盛行僧俗間，舉其主刊本及寫本，大正二年南化書入二卷本，五山版二卷本，中國版二卷本，寬永活字版二卷本及十九年刊一卷本，正保四年刊二卷本，慶安六年刊二卷本，明治三十六年刊增冠旁註二卷本。此外則正字藏及禪學大系，均已編入。而注釋書除日本譯本外，寬永十一年刊大惠書抄四卷，寫本大惠書考證一卷，虛白著大惠書頭書四卷，寫本大惠書別考一卷，

大慧書標注補考拾遺二卷，大慧書漫聞二卷，並足以資參考。

著者大慧禪師略傳，見本書第三冊「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解題」，茲不重錄。

禪家龜鑑解題

禪家龜鑑，朝鮮李朝高僧崔眞大師退隱所撰述。師於明嘉靖萬曆間，住曹溪十數年，覽五十餘經論祖錄，撮拾日用參禪切要語句，錄與室中弟子，並爲鈍根迷蒙之輩，於各句下加以詳細註解，門人魯願之筆寫，義天校訂，惟政更作評文，授梓流通，以資參學龜鑑。

今察其大要，朝鮮之佛教由來禪教混淆，金沙不分，習教者徒覺古人糟粕，不知五教之上，更有直指人心，使自悟入之門；習禪者，自恃天真，不知領悟之後，始發心修習萬門之義，斯道之不得久矣。於茲大師提示教門惟傳一心法，禪門惟傳見性法。論學者須參活句，勿參死句，欲脫生死，須斷貪欲及諸愛渴，無碍清淨慧由禪定生。如是反復推論，破妄顯眞，辨五家宗途，論其家風，而特闡明臨濟宗旨。

然日本義諦和尚著禪籍志，謂禪家龜鑑之名似僭，或曰是朝鮮禪鑑，非天下禪鑑。義諦之論，固無不當。惟謂「崔眞大師宗途就隱隱」又：「其弟子惟政松雲，嗣住曹溪，於龜鑑句句下，委曲註解，名爲口訣。」謬妄最甚。宗途非退隱之名，宗言繼，遂言備，即法嗣之意。至各句下之註解，亦非松雲所作。松雲作評文，他皆退隱自作，觀松雲跋文可知。

本書明萬曆七年發刊，四十六年，更刊於朝鮮

。日本於寬永十二年，十五年，延寶五年六年，凡四次刊行，此外並編入續大藏經，禪學寶典，朝鮮佛教通史。註釋本除日譯外，日本忽滑谷快天師有禪家龜鑑講話一卷，朝鮮浮休（善修）有禪家龜鑑釋義一卷，均可參考。

案著者退隱傳：諱休靜，字玄應，號清虛，又號葆真大師，多住西山，亦號西山大師。俗姓崔氏，完山（今全羅北道全州）人，朝鮮李朝中宗十三年生，先是外祖母尹金禹，仲燕山君，諱安州（今平安南道安州）遂居其地，父世昌，應科舉，任其子殿參奉，以詩酒自娛。師九歲時，母金氏歿，十歲復喪父，伶仃無所依，南游智異山（今慶尚南道）開禪家頓悟法門，遂聽法於靈巖大師，依崇仁長老剃髮，居七八年，遍游名山，年三十，中禪科，陞至禪教兩宗判事，一日歎曰：「吾出家意豈在此。」即解綬還金剛山，作三夢謂曰：「客說主人夢，主人說客夢，今說二夢者，亦是夢中人。」宣祖二十二年，坐事繫獄，疏辯甚該當，上知其冤，直釋之。二十五年，即日本文祿元年，豐臣秀吉征朝鮮，宣祖西狩，休靜仗劍迎謁。上諭曰：「今國家正急爾能發慈悲心普救乎？」休靜泣對曰：「臣老病，不堪從戎。幸弟子散在諸路，謹當激發義旅。」上義之，即命爲十六宗總攝。於是弟子惟政率七百僧徒起關東，處英率千餘僧徒起湖南，休靜只率門徒及自募僧五十餘名會於順安之法興寺。官給兵仗軍糧，休靜指揮號令，僧徒感憤，莫不願死，遂與日本軍戰於牡丹峯下。明年正月，大戰於平壤城北，收復三京。休靜以勇士百人迎駕還都。日軍既退，休靜上言曰：「臣年垂八十，筋力盡矣。請以軍事屬惟政及處英，願納印還山。」上憫其老賜扶宗樹教普濟登階尊者，國一紫都大禪師。宣祖三十七年正月，會弟子說法，描像書其背曰：「八十年前渠是我，八十年後我是渠。」作書付惟政訖，跏趺而寂，壽八十五。著書自本書外，集詩文爲清虛堂集二卷。評文作者惟政，字離幻，俗姓任氏，號隱峯，



靈異感應二則

· 半癡 ·

鄉前輩李鑑賢老居士，精中醫，曾懸壺滬上；又兼營鐵鏈進口商，並創辦上海鐵廠。大陸變色後，僑居香港，營其舊業，二年前復擴展其業務於巴西。老居士雖年逾古稀，而精神矍鑠，以念舊情深，於每歲歲尾，必來函通問，言新道故，不厭其詳。予展讀已，亦必敬謹作答，頃復得其報書，述其自身學佛及不食肉之經過，並鄉先達江易園老居士生西驗證，大足啓發未學佛及增進已學佛者之信心。爰將原函節錄如下：

半癡兄：蒙賜復，披閱之下，無限興奮！弟自愧生性笨拙，而又少讀書，對於佛學，更屬無知。憶於民國十三年，因業醫，而得識江易園老居士，承其教導，乃先奉六朝素，為結佛緣。嗣老居士將回鑾，來酬吾醫，吾却之，老居士曰：從此多事矣！更無他言而去，此豈佛家因果之意耶？民二十五年，吾赴崇明，篤菊亭君以老居士演講錄見贈，文中有：「至為悲慘，莫如死亡，至為痛苦，莫如遭受殺害，人因貪口腹之欲，而恣殺生靈，殺身處地，思之何以堪乎！」吾讀至此，遂動不忍之心，而起戒殺之念；惟未在前發願。吾又思殺生之由來，因貪食肉，如不食肉，何有殺生！故殺生與食肉，實相因而相成；乃願以不食生物之肉，為戒殺之根本。但並不吃素，因宴會酬應，絕對與肉食絕緣，勢所難能。然自是每遇宴會歸家必腹瀉，間且作吐。乃疑是久不食肉，腸胃不習慣之故。其年秋，吾往長沙，適柯達公司代表亦至，貴公司設宴招待，吾亦同被邀請，吾恐洋人譏吾不食肉為迷信，遂勉強下箸，不期食後大瀉三日。後尊夫人知之，於府上請吾吃粉蒸菜，問吾：只放些豬肉屑，可食否？吾想區區肉屑，不至有礙，不料食後，又大瀉三日，因此漸生戒懼。九月返滬，道經漢口，諸親友為吾設宴於酒樓，同席十三人，均是老嫗，惟是日適值觀音聖誕，是吾真吃素之日，故為吾另備素菜。當全席人吃至興高采烈時，吾突見彼等頭面盡變原形，正如舊小說中所謂：『頭如巴斗，眼似銅鈴』。且全用手爪攫食。吾驚怖不已，幸約時十秒許，即恢復如常。惟餘悸未息，默念佛法森嚴，因吾前已起念不食肉，而事實不能徹底實踐，屢遭腹瀉，全不知警，今日席間，竟變現食肉諸親友之人面，盡作牛鬼蛇神，吾安敢不懺悔知懼哉！吾自此遂不復再食任何肉類，今已二十餘年矣。

再江易園老居士，昔在婺源，設有佛光社，社員弟子甚眾，民國二十九年，在滬說法，皈依者尤多。弟亦時往聽講，兩年後老居士證果西方，

當時顯應。因吾敝廠有職員張祥淦，亦為老居士弟子，一日早晨，至吾店中，告汪品庭同事云：『吾昨夜夢見江老居士成佛去，吾亦隨行，至一大廟，門前立二僧，廟內正作佛事，斯時老居士忽然不見，詢之衆人，有云：老居士在樓上，吾即登樓，果見老居士跌坐佛座，頭頂上放金光。吾乃作禮退出，遇老居士之子有朋，方在悲泣，吾告之曰：老居士平日告誡，親死不可哭，汝何故不遵守？有朋答曰：忍不住耳！當張君說夢，是上午九時，而老居士果於是日上午十一時即生西。吾下午接鄭鑑源君電話告知，是夜前往參加治喪會議。而張祥淦君因昨夜得老居士成佛之夢，故亦自往探視，及至，知老居士果然生西，不勝驚異，即將所夢報告衆人。又老居士在寂滅前，原在盤坐念經，最後念南無阿彌陀佛至第三句，即泊然而化。後於其桌前，發現其描述蓮邦瑞象詩曰：點點雨花舖瑤瑤，琅琅風竹弄珊瑚，不忘淨念懸心目，已見蓮邦入畫圖！皆足為老居士往生西方之證。方吾至其室時，老居士依然盤坐如生。會議中大衆躊躇難決者，即殯殮方式，從俗制抑從佛制，從佛制即應坐蓮花缸火化，以他有子孫，不宜如此。但若從俗制，則他是坐化者，入棺時，遺體恐放不平直。吾獨告衆曰：老居士在日，常指示：吃素念佛成佛者，尸不僵硬，老居士一生老實修行，決然成佛，何憂遺體放不平直乎？衆乃決從俗制殯殮，囑殯儀館將老居士遺體迎去。次日沐浴成殮，體軟如綿，足證老居士已往所說，真實不虛。老居士共有遺著十七種，其指歸為在世用儒，出世依佛，合儒佛為一宗。當時會成立靈峯印經會，已印出六七種，嗣大陸變色，今不知如何矣。聞兄發法施宏願，如能將老居士遺稿搜覓付印，使儒佛互顯，實一大事因緣，無量功德也！

半癡謹按：江老居士始受業於南通張季直，先後長南通師範，及南京高等師範有年，成績甚著。自皈依佛法後，專心淨土，自利之外，兼重利他。其一生事蹟，將維喬會為傳云。

(上接第九頁)

黃金色。這在佛經上說：從我們這人住的世界向上去，有二十八重天，天上也和人間一樣的有天上的人，天人雖然享受天福，但與人比較聰明，他們深知佛法可尊，菩薩行的可貴，他們愛護佛法，所以每逢有大心的衆生，發心修學菩薩行，他們表示極端的歡喜，所以他們以他們的本能，使大地震動，雨花，敲鼓，表示他們的歡欣鼓舞。大衆身上皆現金色，這和天人的動作，都是妙慧童女，發著慈心，行菩薩道，至誠的心念所感召而來，在我們唯有認為不可思議，而無法去理解，今天講完了，下星期一再會！



佛法先於科學

科學證實佛法

觀 展



佛法為佛智親證實驗所得，於科學實驗的精神，有過之無不及。且佛法與科學，同由擴充見聞覺知之範圍而得；佛法以戒、定、慧為助，科學則以精密之器械為助。現今科學發明，每多與佛法中會言及者相符合，茲列舉數端以爲證明：

新生副刊張之琛君譯：不可思議的世界——失去重力：

「如果我們能控制重力，現有的交通工具將成爲廢物，商業將在太空中進行，空中交通如織，上下進退自如。如能精確的控制地心引力，二十世紀的紐約市，能像鳥一樣的在空中飛行，想要離開百層高樓上的辦公室，只要走出窗子來，即可凌空步行而下。說來好像是無稽之談，地心引力全失後，城市不會再停在地平面上，只要有足夠的能量，來抵消一個城市的重量，又有什麼不可能呢？在將來這是不成問題的，甚至現在，一枚熱核子炸彈的能量，就足夠將帝國大廈送上火星。」

在佛法中的神通，非親證者，似是神話，其實亦應是由於禪定的到家，能精確的控制住地心引力耳。又如談到初利天宮等，似是可想像的境界，可是，這也應是地心引力全失後的實證吧？

地藏經會云：我們住的這個閻浮提洲，有種種地獄，火山，火海等境界，且由於成、住、壞、空，此處地獄壞盡，又至彼處，我們再以張君之

太空原是人類的老家來證明：

「科學家已告訴我們，地球是由太陽分裂出來的一團火焰，二十萬萬年前進入了現在的軌道，然後慢慢的冷下來，成了一定的形狀，當年地球由極高的速度被摔出來，貧乏單純，連一個最低等的生物也沒有，經過了一個悠長的進化，地球由一團氣體凝結而成岩石，低凹的地方，成了溫暖的海洋，在較淺的海底下帶鹽份的軟泥中，無機物漸漸的自己獲得了生命，這些小生物，紛紛揚揚的開了數百萬年之久，又變成了有脊椎的魚類……」

這裡我們可以推想到，那冷卻後的一團火焰，漸凝結而成了岩石——地球。無疑的其內部仍有火之存在，故時有火山爆發及海嘯諸驚險鏡頭。那麼，地獄即在地球內部，似是無疑

的了。同時，大藏經載三災的劫難，知地是火，水下爲風，這樣推測下去，地球亦如月亮一樣，太陽等懸掛在太空中，太陽的印象，它們亮，太陽的印象，它們同樣的看地球也應是那麼一個輪廓！更何況還有那麼多恒星，及肉眼所不能見到的呢？所以，佛書上所說之大千世界，從色究竟天，至諸神天等，是不能說無的吧？

讀太虛大師全書，閱至鷄生蛋，蛋生雞一節，答案是：先有不成蛋形之卵，後生不成雞形之雞，經過悠久歲月，始有了現在定形的雞與蛋。再看新生副刊長流君之：千古疑案已有解答——蛋先生雞？雞先生蛋？

「爬蟲類與羊膜性卵，孰先存在於陸上呢？這是一個問題是有答案的，哈佛大學動物學教授羅馬（A. S. Rumer）博士說：『那就是卵』。羊膜性卵（Amnio-egg），乍聽之下，似是什麼特殊的卵，其實就是普通的蛋。但這還是動物征服陸地的先行者。卵殼，卵黃，以及圍繞着不

斷的生長着的胚之羊膜，在這三者合一的功用之下，生物始被從其依存於水的起源，解放了出來。至於羊膜性卵的起源，羅馬博士曾從「它使動物獲致利益」之觀點加以說明。

在佛書上，關於諸天衆的壽命，與閻浮提洲人的壽命，其距離，却大得驚人，——人間五十年四至天一晝夜，而新生副刊上原心君之：人在太空的年齡——天上方一日，地下八萬年：

「愛因斯坦數若爲：1-10⁻¹⁵，則地球上的時間，與太空船上的時間，將成一年對一秒之比，愛因斯坦數若爲：1-10⁻¹⁰，則地球上的一百萬年，將等於太空船上的一秒。一切應化事迹，都是隨順當時的文化程度，與社會情況，若在今日科學發達的時代，是越自然，越新鮮，而所謂二法門，是無文字語言的，若其他假相，我們或可任意揣度，但是那所證明，我們現在，還是可以實驗的一個原則，科學越進化，而佛之教理益得其證明。

佛像生蓮花

記者



四月九日青年報載「本報桃園訊」國家將興，必有蓮花，一時轟動鄰里，善男信女絡繹於途，齊往參拜欣賞。

昨（八日）下午三時，忽然傳出一個消息，在桃園鎮汴洲里十一鄰水汴頭六十五號鳳山岩佛祖廟內的一尊

千手菩薩右脚板（盤膝）上生出一朵蓮花，駐桃新聞同業聞訊，深恐係神棍無中生有，故意作弄民衆，所以驅車集體前往採訪。

自桃園鎮乘汽車出發，沿南崁線至水頭約八分鐘，棄車步行登山，約十五分鐘抵達該廟，善男信女已將該廟圍得水洩不通。記者趨前審察詳觀，該花高約四寸，徑六寸餘，呈粉紅

肉色，至爲美麗動人，並有股股青煙吐出，氣味芬芳幽雅。據該廟住持李阿中告訴記者說：該廟建於民國十九年，佛像木彫，外塗紙金，爲時僅一

「文學與佛教文學」讀後感

· 無 念 ·

「中國文壇很寂寞，中國佛教文壇更寂寞，寂寞得幾乎已近於凍涼」。這句話，在這荒蕪的地域裏，第一次聽到空谷足音似的，我拜讀了近期佛教青年上座部將軍的大作——「文學與佛教文學」。

這篇文章的氣勢雄渾非凡，討論的範圍也極廣闊。一開頭對世界文學的歷史淵源，差不多「豎窮三際，橫遍十方」都說到了。回溯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高僧先賢翻譯來無數富有文學價值的經典，影響我國文化、思想、文學，功績直不可估量；單是詞彙方面就增加了數萬新語，同時佛經文體的示範，啓發了創作方面新的風格，繼之禪宗語錄的活潑生動，文人競相模仿，更在文學白話史上放出燦爛的異彩。——這一切光華燦爛照耀歷史的冠冕，拿來罩在現代佛教的頭上，可能連腳跟都被淹沒了。但是作者很冷靜的，既將這厚弱的形體拖出來，我很願正視現實，不顧自己的淺薄，略抒個人不成熟意見的零星感想。

講到中國佛教的現代文學，作者「不能過份樂觀」的說：「看起來，自由中國的佛教文壇，似乎猶得滿熱鬧，綜合性的雜誌或期刊，說起來也有十多種，但你看它們的內容，有的不但幼稚而且簡直好笑」。佛教文壇所以如此之糟，依醒世將軍的看法，非但由於作家寫不出好的作品來，連讀者讀者雜誌刊物的發行人都差勁，都有問題。事到如此，

既學佛又肯從事寫作的少數份子，一下子又難望其成為文學家，難怪佛教文學水準之低了。但是我認為這些並不足為病和悲觀。正如作者轉過筆路來在他大文裏所說的：「上面說了許多洩氣話，似乎是不該的，但是筆者以為，惟有放走了暮氣悶氣和怨氣，才能從頭做起，更換一番新鮮空氣。我們必須首先明白，從事文學的寫作，尤其是佛教文學的寫作，既不是為了酬報，也不是為了榮譽，乃是為了救世的悲心和化世的責任，即是環境再壞，只要我們信心存在，長期努力下去，決不會是永久的失敗」。

試問替佛教雜誌寫稿，誰不是為宗教的熱忱所驅使，被堅固的信仰所支持？我曾在覺世旬刊上看到念居士一則啓事，說他這幾年來，已為佛刊寫了百萬字，近來精神減退，望各方別再教迫，讓他保有：「有稿即投，無稿即止」的自由。一個人為這些刊物寫了上百萬字，真不是一件平凡的事。

佛教雜誌這樣多，寫稿的人那樣少，且不管寫的好壞，能寫出來就不錯了。假如這些佛刊，肯把幾種合併起來辦，在質的方面儘量求好，不在量的上面求多，這樣對讀者，作者豈不更有益處？

大凡為佛刊寫作的人，靈感的泉源多半來自他的信仰，出發點都是善的。即是思想不够成熟，文字技巧和表現的能力不够，能另闢一方習作園地，來培植這些幼苗，使他們有發表的機會，又未始不是給發心寫作的人一種大鼓勵。

(一) 先談一位從事「佛教文學習作」的人

自醒世將軍的大文發表之後，我

曾遇見我的文友，我對她開玩笑說：「社會的佛儒，佛門的巨人，您這次榜上有名了，感想如何？」一語未完，她的面孔立刻烘起來了，一直燒到紅頭髮根。她一向是個納納不會講話的人，被我這麼一刺，半天竟羞得抬不起頭來。最後她終喘喘着說：「別提了，我根本就不會想作家，實在沒資格去分享被「恭維」的光榮。在社會我連佛儒都够不上，在佛門吧，那還是個幼稚生。」接着她又喃喃的說下去：「真的，這幾年來，鬼畫符，我寫了些什麼？填填刊物的補白，點綴點綴雜誌的尾巴。當我單刀匹馬，憑着一點一滴的腦汁塗抹成篇的時候，正像放出一片片斷線的風箏，從不明其下落，也不想打聽它的下落。間或有人隨口送上一頂高帽說：『你寫的文章不錯啊！』我總馬上想法金開話題，而且心中連連暗禱：『做做好事，別再說了吧。』我自知作品幼稚，會貽笑大方的。別人的讚揚只是應酬話而已，而這種應酬話，也無異是諷刺。可是話說回來，這些又與我有什麼關係呢？一個人立志做一件事，就不必去計較毀譽得失，何況剛剛起步，路途遙遠還得很，且做到一步算一步……」

我同情她的抱負，和默默為宗教服役的精神。同時這些佛刊無形中也助長了她寫作的進步，這倒是佛教力量崇高的感召，也可說佛教文壇水準低的好處吧？

有人說：「天賦特厚的信徒，他所信仰的宗教裏，儘可以使他發揮天才的餘地。他可以窮年累月的在教理上研究，成為一個思想家；他可以在行為上磨鍊，成為聖人；他假如有藝術天才，也可以配合他的信仰，或

者從信仰上得到他的靈感，在建築，圖畫，文學方面做弘道的工作。但是她並不擔心自己沒有天才，也不急於要去社會上出風頭，贏得女作家的頭銜。像儒也好，巨人也好，最要緊的還是平凡凡做一個腳踏實地的人。佛教裏所謂天才即是宿慧，此身愚笨，下點工夫培養，她認為天才是可以修得的。文學的創作，並非全靠思想的搬運，需要的是人生智識的凝結。所以某批評家說：「偉大文藝作品，所以耐人尋味，不在其思想，而在其思想的具體化；一個活潑的靈魂，經過作家融合理智感情的想像重造，在我們眼前展開，永遠新奇，永遠補助我們觀察之不足，揭露我們情感生活上不可避免的盲目，我們道德生活方面被利慾薰心而不可避免的自私。」

(二) 化除宗教的偏見

當我們讀了不少佛書，接受了無常苦空，慈悲喜捨的那一套，再來看社會上的一般文章小說，其陳義的俗劣，往往覺得淡而無味。尤以描寫那些貪瞋癡愛的情節，簡直有耐於為虐的罪嫌。然而，一些能流傳不朽的巨著，也並不是因其有高超的境界，其能吸收讀者的興趣，而在于它的親切，真實，引起感情的共鳴。因為這究竟是世界間，人百分之百都是凡夫，人最關心的是對「人性」的智識。因為人類心理的活動，原非絕對的善，或絕對的惡，常在善惡模稜兩可的衝突之中，如果一個作家極其客觀，他不妨對他人的動機和行為發生興趣，配合「心王心所七識八識」，加以分

析研究。所以「直捷了當的把真理提出來，總不如把追求真理艱苦掙扎過程寫下來那樣的有意義和動人」。禪宗主張「直指人心」，作家的責職同樣的應該直插人心最隱微的秘處，抓住俗諦的真相，表現出人生的真諦。因之作家放在作品內的思想，自不同於理論邏輯的簡單化，該是通過了作者的生命和感情融會了的思想，不可能是純理智的，也可稱這是智慧的经验，是個人不斷的瓦解自己，以成見後，體證出的真實。所以我希望佛教文化人士，得擴展眼界，不必固執於自家的「一筆大道理」，而輕率卑視「文學名著」譬如說易卜生的作品吧，醒世將軍責怪他：「只給社會看病，却不為社會下藥，他只說如此，而不講怎麼辦，他永遠將答案交給他的觀眾和讀者」。我看這一點正巧是易卜生特別受世人重視的理由之一。他用忠於藝術的冷靜的態度，把赤裸裸的人生實在情形寫出來給大家細看。他批判的眼光，並沒有被他自己堅信的新道德所蒙蔽。而能透視到人生的秘密，抓住種種衝突，讀者站在生動的人生真相之前，自然會獲得認識和反省了。否則，他大聲疾呼正面來宣傳他的主義，恐怕我們現在也不會在此討論易卜生了吧。

「文學與佛教文學」的作者，隨處可見出他的飽學，尤其對文史哲有深切的研究。不過，文學這一門，我以為不能專著重在它的思想，尤其硬要以別人的作品來迎合自己的思想！那在文藝的欣賞方面，無疑的要被大折扣。因為大作家中，近于聖賢的人物，到底很少，如果我們以他們個人道德水準來衡量他們的作品，那就沒有幾部著作可讀了。不朽的名著，我想自有超越常人的天才和技巧存在，還是值得我們觀摩的。

(三) 作者幾點寶貴意見

見

當我讀完該文之後，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幾點心得。第一：佛教文學的創作，要表現出佛教獨特的本質和內容。參考人家作品則可，橫仿則不必。這種卓見是值得佛教作家採納的。任何模仿，自皆不得稱為創作。尤其佛教的本質是孤高的，解脫的，嚴肅的，純淨的。這些特質單憑辭彙上的搬弄，是無法表現出來的。非依賴作者平日的修持，透過意識，和經驗有所感悟不可。於是一個佛教作家，決不能是空口說白話，弘得了道的。若要從事佛教文學創作，更不簡單。所謂悲心主義的文學，你先得有悲心的修養，舉措動念莫不打悲田出發；將真俗二諦融會貫通，知人知己兩方而加以細緻的觀照，日積月累你的心得，復通過想像的重造，獨創出你完滿真實的世界。因此，我佩服作者第二點意見：如果不在意境和意象上來接近佛化，光在文章裡加些佛學名詞或佛教故事，實在難成為佛教文學的。我們應該從生活中隨時體驗，在寫作中培養人格……。第三點：平時不寫作的時候，也應該在內心做醞釀工作，收集你的素材，凝聚你的思想，隨時準備你的腹稿。這樣下起筆來，胸有成竹，比臨時搜索枯腸，要愜意痛快多了。這確是經驗之談，不管做什麼事，如望有所成就，必得全力以赴，專心致志，把你的時間和精力完全放在從事的工作上不可。所謂「佛教文學」，這是教內人自定的名詞，一切善，其實皆含容在佛法之中，最好寓法味於文學作品，普遍的使

(四) 建立嚴正的批評風氣

風氣

該文的作者坦率的說過，現代佛教文學的作家們，他們的作品多半尚在摸索模仿的階段，離開成熟定型或創作的境界，還有一些距離。又說，他不是文藝理論家，也不是批評家，對於什麼人的作品，有什麼優點缺點，毛病，他恕不說，即使要說也要另文再說。

我倒是至誠的盼望該文作者，開風氣之先，來一番個別的評論。我想大凡一篇文字發表出來作者起碼的要求，希望有人讀他的。既過目之後，是好的壞的，即非批評家，由直覺也可判其優劣的。在佛教文壇如此冷淡，水準低落的現況下，讀者們不能老不聞不問，要不，就是冷眼旁觀一個勁兒的輕視。這種消極食懶的態度，實非佛徒所應有。

我相信嚴正公允的批評，給作者作品的指導和改進，與讀者的欣賞和領受，兩方面當有莫大的幫助。當然，我們不希望亂戴高帽子的瞎捧瞎吹，或是吹毛求疵，尋章式的挑戰。批評別人，只要動機和觀點放平正了，諒一班力求進步的作家們，不會沒有接受批評的雅量的。

總之，拜讀「文學與佛教文學」一文之後，大有冷水灌頂的感覺，一陣清新沁涼的激勵，引起我不少的反省和自我檢討。這篇大作，雖不失為是一帖應時的清涼劑，就怕受不住的，也許要傷風。不過，我寧願能常常讀到這類說實話的文章，却不要聽粉飾敷衍的虛語。



答「正說」

·莫正熹·

為答本刊第十卷第四期「正說」一文而作

「正說」的作者既然承認他所作的是一種「非難」的文字，該在每一章、一節、一句、一字中間，都合乎「非難」的要求才是。現在他說：「不論辯證法指那一種意義，但必須注意，它僅是一種方法學，絕不是哲學。」

邏輯與因明也是方法學，祇是一種作學問的技巧或方法。照他的意思，好像指對方已經認定辯證法，邏輯和因明都是哲學了。然而，對方何嘗認定它們是哲學呢？像這樣的「非難」，實屬無的放矢。

但是，我要問，既然武斷因明不是哲學，為什麼「印度大派哲學」裡面，會有「正理派」？「正理派」不是討論因明的嗎？既然因明決定是方法學，為什麼不叫它們做大派方法學呢？

若說邏輯決定是方法學，「絕不是哲學」，那末，讓我們查一查書籍吧。據沈有乾先生的「論理學」載：「論理學常常被列為哲學的範圍。其實哲學這名稱的意義是很不固定的。最早的時候，哲學的意義非常廣泛，可以包括一切知識。照這廣泛的見解，一切科學都可以算做哲學的一部分。論理學當然也屬於哲學了。近代各科科學的內容，日漸豐富，大都各自成一系統，脫離哲學而獨立，只有不屬

於任何一種科學的範圍以內的基本問題，留存於哲學名稱之下。論理學既然是各種科學的共同工具，算做哲學的一部份，當然也並無不可。」讀了這一段，可見沈先生何等正確，圓融，不像「正說」的作者那樣武斷。

「正說」的作者又說：「筆者從未聞唯識辯證法一語。在佛學中，並沒有什麼唯識辯證法。但那專論說：唯識辯證法即是佛家的因明學。稱因明為唯識辯證法，不但是不妥當，且是不通的。」這，這位作者先生，讀人家的文字，只讀得一半，並不注意到前文已經聲明有：「顧名思義而論」一語了。所謂顧名思義，就不是咬實原文原意而說，只是從漢文的字義上說說罷了。假如照漢文的字義上說，叫因明做唯識辯證法，有何不可。

並且「正說」的作者，也承認「因明是論證式」。若只許因明是「論證式」，不許是「辯證法」，只許有「唯心辯證法」以及「唯物辯證法」，而不許有「唯識辯證法」，那未免近於專制了。

「正說」的作者，能在對方的文字上找出「佛學與道學是源遠而流長」的一語嗎？對方既然沒有這一語，為何要像老吏斷獄般說：「無論如何，佛學與道學不是源遠而流長的。」可見他的「非難」，都是無的放矢。

又「正說」第四段，措詞極不客氣。要答覆他，證據雖然很多，但不須全都舉出，只舉「傳習錄」裡的一段就夠了：「陽明的一段就夠了：『問，顏子歿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法。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歿而聖學之正派遂不傳矣。』」

至於「天人合一」之說，在「正說」的作者認為「怪誕之談」和「帶有泛神論的色彩」。殊不知這是我們偉大的總統所提倡的。若果「天人合一」是怪誕，試問誰肯提倡？若說「在儒家的哲學思想找不到這種說法」，現在就把王陽明的學說舉出來，請自行參考好了。

①陽明年譜載：「當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春、至龍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之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夷人獸語難語。可通語者，皆土人土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瑣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榔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然以俟，久之，胸中渾灑，而從容皆病，乃自取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則復調越曲，雜以談笑，始能忘

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因思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寢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容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②錢德洪錄：「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③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處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瓦石，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正說」的作者，對於各門學術，都很懂得，實屬難能可貴。所擔心的，怕他從少就受了催眠，被人牽着鼻子走。惟望佛慈加被，使他的業障全消，一開千悟，多讀佛經，多近明師，對佛法有更深刻的了解。對國家、民族、文化、真理，以及人類的實際歸宿，多多重視。攝正良心，勿欺自己，分清敵友，擁護法城。莫於宗教門中，行同奸細，入室操戈，以傷

偉大佛 陀的道 風(上)

印 聖

佛陀是有自信心，同時又含有深遠的觀念的人格者。例如他對大眾的感化力，大多是由他那偉大的風度而來。尤其是他對弟子的教化，不但離日常的生活準則，一切的戒行更是率身躬行，做為徒衆的模範。自然而然弟子們的信仰，都集諸於佛陀的一身了。如經上說：「人成，即佛成」。這誠道出了色身說法的要諦。由此可見佛弟子是如何留心師祖的日常生活的，同時又以佛的成道，入滅等種種聖迹，作為循環綿密的傳述。

佛陀五十年間弘化的聖迹，以及他的心理過程，並不像一般的普通變化歷史，却是一種能連貫，脈脈相通的史蹟。即在所謂八萬四千法門的佛法當中，既無先後可分，佛陀的四方雲遊，亦未曾有相互的聯絡與預先的計劃，甚至有何種關聯。可惜，這一史蹟，被佛弟子疏忽了，偏偏把佛祖的經歷當作歷史或傳記的材料來敘說。老人家的這僅四五十年弘法生涯，很不幸，被後世的宗派，尤其是由于天台宗的五時教判，給與似是而非的定論，可說牽強附會到了極矣。

我認為，佛弟子根本不應為佛陀

立傳，而僅能從原始的許多資料中去理解佛陀的生活形式，以及心理變遷，人格感召等等。至於他幾十年的弘法，猶使後人對佛的人格深刻不忘者，是起因於他並非一個戲論者，而是事事求是的實踐主義者而來，所以佛陀的印象中，當然是奕奕如生的。我們根據佛陀自身的開示以及佛弟子的傳記，讚頌等，不但可以印證佛陀的一生聖迹，同時又可以知道老人的生涯並非簡單了。

誠然，佛以一國太子之尊，摒棄了富貴的生活，捨離了可愛的妻子，並突破父王的警戒線而毅然出家，這在當時的印度來說，雖然不怎樣稀罕，可是此事的影響與意義，是十分值得我人重視的。據佛陀自身的稱懷，宮中豪華的五欲生活，是頗為厭惡的。在佛陀當時(少年時)國王為了他建了適合於春夏冬的三時殿以迎合完全無缺的美滿生活。他出門乘的是玉輿皇車，一入宮即有美貌嬌娥的宮女隨侍着，可說他在生活上沒有絲毫的不適了。可是針對這樣稱心如意的生活，佛陀為什麼以為「樂是苦本」呢？

現筆者將佛陀出家的動機分析如下：

一、四門遊觀：佛陀某天以一國王太子之尊，由百官美女隨侍着遊觀了四門。最初當他一出東門，即遇到了一位像腰纏萬貫的龍鍾老人拄着杖在路上走着。這時佛陀便想到人生會老的事實。某天，他又出了南門，又碰見了一個垂頭喪氣的病人；出了西

門，見到了一隊送葬的行列。他由于眼前的啓示，於是感到人生無常的鐵則。最後他，跨進北門時，遇到了披戴道服而清高的沙門。他自看到這位道人之後，心想：人生真正的生活——理想，應該從五欲之外尋求。

上邊是有關佛陀遊觀四門而出家的傳說，這在原始中雖然沒有明確的記載，當却被佛弟子遵為佛陀出家的主因。這若與當時印度的一般思想來說，不難可以印證，佛陀教化衆生的悲懷。

試想，一個人在城市中，過喧鬧的生活時，常會想到天然優美的曠野，心中自然會想到去調節銷魂的心境。例如：距今七百年前，那有名的法蘭西斯，在二十二歲患病的那一年(痊癒後)，也走出了阿敏西城(東門)，頓生相似佛陀的感覺。這時，法蘭西斯說：市井繁華，有如南柯一夢！仰望太空的蒼然和日光一片的和煦，還有巍峨的斯巴修山聳立在雲層裡，美麗的遠霞映透了溫布利亞的平野。這時的法蘭西斯與佛陀同樣不禁追懷着往昔的貴公子的豪華的生活，而頓生厭棄的念頭——出家修行了。我們由此可證明實現世間的生活，委實彌補了臭惡的漏洞，而不是理想的。反正身為貴族，並且有冥想智慧傾向的人，其心機一轉時，都是走同一條路的。這委實是一種頗有趣的現象，也可說是一個人正當的心靈動態——趨向於真善美的路向！

總之，佛陀的出家決心，係起因于他能常常體會到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諸般苦患而來，即在生死之

佛教的元氣，而致不可補償的損失。這些，都是我們日夕所企望的。

臺中市靈山學苑招生

簡章

- 一、本苑宗旨：研究基本佛學，灌輸普通學識，培養宏揚佛法人材。
- 二、招生名額：公費生(以出家尼衆為限)二十名，自費(不限出家在家)二十名(尼衆考取在二十名以前者，為公費生，二十名以外者為自費生)。
- 三、修學期間：三年畢業。
- 四、報考資格：1.國民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者。2.體格健全，無不良嗜好者。3.出家尼衆或在家女衆已受三皈依者。4.出家尼衆年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在家女衆年十六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
- 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五月廿八日止。
- 六、報名手續：1.填寫報名單。2.繳驗學歷證件及戶口簿謄本。3.繳貼最近二寸半身正面相片二張。
- 七、考試科目：國文、常識、口試、體格檢查。
- 八、考試日期：五月廿九日上午九時。
- 九、報名及考試地點：臺中市南區忠孝路靈山寺。
- 十、公費生待遇：供給膳宿，課本，其他文具，醫藥，衣，棉被等自備。
- 十一、揭曉及開學日期：五月廿二日揭曉。六月二日上午九時開學。

外，不老不死的安穩境界。所以他既能捨棄父母，又能捨棄妻子等恩愛的纏綿。

佛陀出家後的六年間，也就是他「訪道」的期間，他爲了實踐訪道的宿願，最初到處尋師求道，這是必然的現象。據經典的記載佛陀最初的老師是：阿羅羅摩。他教以心行法——

超越一切「有」，以達到「無所有」的境地。第二位的老師名叫：鬱陀羅。他說：行法首先應離一切意識，而趨入無量識處。佛陀對這些教導，終感覺：非正智解脫的真正道法，於是辭別了他們，重新踏上他的邇歷路程。他到了摩揭陀國，烏魯維拉村，沿着河流到了鬱葱的苦行林地帶，就在中覓了一所修行的地方。其後佛陀在四禪的禪觀中，雖都以「無所有」教與無量識的境界，可是這不是理想，不過是一種天乘的施設而已。佛陀會有一次向無畏王子等問述當時的經驗說：「理想無論怎樣完整，如：一有了固定的形式，即會產生一種慾望。」佛陀爲要使弟子更進一步的了解，常譬喻說：「濕了的木頭，無論如何摩擦，都不可能發火的，有了慾望的行者亦同樣決不會產生正智的。猶如火的由乾木摩擦才能發出。正智解脫亦必須從念頭清淨中得來。」

佛陀在樹下靜坐冥想數年，有時由於斷食的關係，暈絕於地上，必賴別人的幫助才能恢復。有時即冥想於天上諸天的世界，見到光明與滅；更有時夢大地爲床，雪山爲枕，左手浸於東海，右手浸於西海，兩腳浸在南海中。甚至有時思念到人世的無常，而感到自己的身軀已煙消火滅。這些

的這些，即：佛的思維，是否如後世的傳述，爲一種忠實的記憶呢？這就很難斷定了。但這些思維的描寫，是證明佛陀是位當於深思與想像的偉人，可是話得說回來，佛陀豈止是一個空想家？這若由其降魔一節來說，就不難可以看出其真正面目了，佛陀委實是位意志鞏固的實踐家。

惡魔是代表人心中所有的畏怖心，情欲心。佛陀常和這些惡魔作特殊的戰鬥！當佛陀成道的時候，惡魔曾變化許多怪醜的形象來嚇倒佛陀，又以女色的愛慾來誘惑，再以種種世間的利慾妄想，想來打動佛陀的道心。當時惡魔的征服與梵天的邀請同時而至，但還在佛陀的心中，這二者是不發生作用的，因為佛陀的意志堅強無懈，法打入。因此終戰勝了一切邪僻惡魔，佛陀在六年的苦修當中，常常發生過激烈的戰鬥經驗。例如在家時，由于歡樂的極端，反招來悲哀煩惱。幸甚，佛陀並非一被動的悲觀厭世者，所以終成爲健強不屈勇猛的戰士了。

在此，我們應明白：佛陀並非一般枯木冷淡而無情的人；他曾經受過熱烈的人情激動，祇不過是他的人格圓滿，超越於世人而已。即能以忍耐剛毅的意向克復環境。所以佛陀常告訴我們，修行，除了「忍」與「思維」二法外，根本再沒有其他的路途可循了。

佛陀經過數番思維與鬭爭，最後在河畔靜坐，把心境沉靜，用其靜心的功夫獲得三明，得到了無上菩提，這好像牧童監守着牛群防禦侵入麥田的情形一般。當時佛會將他的經驗告訴徒衆說：

我學佛的經過

—謀 淨—

「我心得定得靜，無罣無礙無煩惱，得安樂，得不撓之地，得住於不動之中。」

佛陀豁然醒悟後，也會公開地說：「我是一切勝者，一切知者。」其實這是他的老實話，一點都不誇張。

我很小的時候，大約只有十一二歲就知
道敬佛了，因為我的母
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
家中供着一尊很大的白
瓷觀世音菩薩像，母親
朝夕膜拜，我們姊妹三
個也就跟着不時頂禮唸
佛。

民國廿一年夏天

過經

母親突然患著一種奇怪的病；其病狀是眼睛老是睜不開來，但並不是有甚麼嚴重的眼病。當時中西醫都診斷不出究竟是何種疾病，且老人家時常在昏睡狀態中，而衆醫都束手無策，我們急得沒有辦法，只有求醫菩薩保佑快好。爲了母親的病，我是一直很自然的口裡不停地唸著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聖號，二妹則日以繼夜地跪著念大悲咒水給母親服，三妹雖小却知割股療親的故事，一天夜裡竟瞞著衆人偷偷地在手臂上割下一大塊肉蒸給老人家當湯喝。如是經過一個月的光景，母親的病，果然在我們誦佛號的聲中漸漸不藥而愈了，這當然是由於佛力加持，另方面也許是兒女們孝心感動天地吧？我於慶幸之餘，從茲即堅定了信佛的心。

他悟道後，初化導了五比立，不久有了六十名之多，於是命他們到處傳道了。由此可見，佛是自信心強，覺悟快的人。尤其是他那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宏大的慈悲心，真是言行相符的聖者。

（未完）

所以我結婚後，因外子是單人，所以家庭生活不甚安定，時常搬來搬去，沒有時間讓我安心學佛真是業重。

民國四十三年冬外子突然把老西歸，當時給我太太打擊，一時把人生看得毫無意義，在那時候我真想尋個短見，了却殘生，雖經親友百般勸慰，但我終提不透人生真諦，幾個月來足未下床，更未出門一步，慊慊一息，幾於與世長辭。那時此時來了一位救星，有一天，外子同學范叔恒君來探望，看我如此未下去恐不久人世，而我的責任却未了，因此他即寫了一封介紹信叫我去見他的飯依師智光老人，同時苑君又囑智光老人求他給我指點。承蒙智光老人家慈悲不棄，不待我前往，即請一位同鄉陳太太到我家裡來找我。陳太太為人很熱心，堅邀我當日即去叩見智光上人，從這天起，我便皈依三寶了。四十四年底受五戒，戒師父是南老法師，前年又皈依陸泉老法師，去年復皈依印順老法師，這幾位老法師，都是道高德厚的，也都曾給我絕大啓示，讓我領悟佛門弟子在這人世上該做些甚麼事，也給我有再活的勇氣。今後我應該要好好的學佛，才不辜負苑君同陳太太引我入佛門的德惠。

和尚難做

——真——

過年以醫鼻疾的因緣，掛單在臺北某寺中。一日與數同道閒談時，某師感慨的說：「我出家已經二十年了，但直道現在纔知道和尚難做！」當時我聽了這句話，很覺驚奇！因此，後來每在靜坐之前，總要化幾分鐘的工夫，咀嚼着「和尚難做」一語中的含義，經過數日咀嚼的結果，自己也就不期而然的從心底深處發生了一種同感，此種同感生起之後，又不自主的幾乎使我跳起來，不，倒不如說幾乎使我哭起來更恰當些！

不是嗎？一些終日終年終生醉生夢死的人們，日常除却追逐於名利場中，貪求着聲色，香味等物質生活享受外，恐怕他們的頭腦裡根本就沒有什麼難難難的事體，需要他們去做；可是，稍有自尊心，和責任感的人就不同了，所謂：「舜人也，我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又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及「人生以服務為本」等。這幾句話雖然都是婦孺皆知的，而有幾個人能夠體會得到這幾句話已道盡了人生向上向善，和犧牲小我而去完成大我的精義呢？所以，我敢說，凡有自尊心和責任感的人，雖不見得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偉大抱負，和「人溺如己溺」的仁慈心懷，但最低限度也要有「在什麼地位說什麼話，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忠於職守觀念。某師以二十年

出家生活的親身經驗，突的喊出「和尚難做」四個字來，試想，豈是偶然的？

按「和尚」（律家或稱為「和上」）二字，本來為「和社」或「和闍」之訛，是印度人對出家沙門的一種尊稱，義為「吾師」。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為「力生」，意思是：以師之德學而弟子道力得生。中國人稱出家比丘為「和尚」，據說始於晉佛圖澄。因為晉書佛圖澄傳曾有這樣的記載：「法常與法佐……夜談，言及和尚，比且，佐入見澄，澄已知之。於是國人每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又魏書釋老志云：「佛圖澄為石勒所宗信，號為大和尚。」由這兩段記載看來，我們知道在晉魏時代的出家比丘，被人稱為「和尚」，仍不失為「吾師」之義。然現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和尚」，是否還含有點兒「吾師」之義在？有，那只是少數的在家信眾而已，在一般人腦海中的「和尚」，可能久已成為消極，落伍等的代名詞了！

古人說的好：「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言也亦然，其哭也有所懷，凡出乎口而為聲也，皆有弗平者乎？」既然，「凡出乎口而為聲也，皆有弗平」，那末，某師的「和尚難做」——出乎口而為聲，顯然是由於「弗平」而發的了？我這樣說，或有人問：「你們出家人不是常常教人家看破放下嗎，自己怎麼反有『弗平』的觀感呢？」我說，你的話原則是對的，不過尚有研究的必要。出家人教人看破放下，只是指某種根性，某種情形，某一時期而言，是有其範圍的，並非備而備之的泛指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時都教人看破放下。如果認為教人看破放下，就是教人拋却一切責任，優遊於林泉間，「騎着高山看馬咬」的話，菩薩的大度萬行怎樣去修行？諸佛的萬德莊嚴如何得成就？要知道人類生活在這「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世界上，不管他是政治家或軍事家，科學家或哲學家，教育家或宗教家，乃至販夫走卒也好，他們或是為了衛護自己的國家，或是為了衛護自己的職位，或是為了衛護自己的名譽，或是為了衛護自己的財產等；他們則各有各的努力目標，各有各的活動天地，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工作技巧，如果不幸這些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國家、職位、名譽、教權、身命、財產等，一旦受到他人的：侵略、干預、破壞、剝削、威脅、強佔時，試想，此種無情的打擊能夠容忍得了嗎？當然不能，不能又怎麼呢？那就要毫無妥協的，不惜犧牲一切的，各站在各的本位上——出乎口而為聲了！

佛教傳入中國，已有一千八百餘年的歷史。於其間雖也遭遇過三武一宗的教難，及韓愈等的排佛，但以歷代繼起大德們的鼎力維持，卒使我佛慧命，如涓涓長流之水，延續至今，而得不絕。民國以來，國人因受西洋宗教文化的影響，有些「見異思遷」

，「數典忘祖」之徒，竟唾棄本國固有的宗教文化，而去搖尾乞憐於人。於是乎，坑佛燬經，逐僧拆廟之事，層出不窮，致有二千五百餘年歷史的偉大佛教，岌岌乎頻於毀滅！所幸我法門有人（如奇輝、印光、諦閑、圓瑛、太虛等大師的奔走呼籲，為文請願等），政府賢明。正法始獲殘喘。此後，復經諸方耆宿及大心長者們的；流通佛經，闡揚內學，實行慈濟，栽培僧伽等，使教運又有欣欣向榮之勢。自太虛大師所唱的「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以整僧，及「今昔薩行」以入世的新佛教運動以來，尤使人覺得不久將來的佛教前途，一定是光芒萬丈的！可是，誰料想得到，八年抗戰剛剛勝利，接着又是戰匪呢？正在這國難重重，人心弗定的時候，不幸民國卅六年，佛學大師——太虛菩薩圓寂的噩耗，又傳自上海玉佛寺中！這樣以來，希望中的光芒萬丈的佛教前途，又每況愈下的走向下坡路了！

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國府遷來臺灣。三十九年蔣公總統視事後，為了「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群策群力，反攻復國」計，嘗以「上下一心，共赴國難」一語，昭示國人。我隨政府來臺的忠貞出家教胞，及本省出家二眾，無不本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在衛國護教的雙重責任下，分別努力。一方面恪遵法令，盡一切國民應盡的義務（包括服兵役）；另一方面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精神，不避寒暑饑渴，走向

鄉僻野間勸勉同胞「救倫盡分，閉防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作一忠國孝親之良民。有的不分晝夜晴雨，潛心內典國學中，希望國人「動中取靜，讀經研史；同心同德，共挽狂瀾」成一修身齊家之賢士。有的僕僕道途，遠適他國宣化；有的滴滴血汗，埋首案頭寫作。總之，凡有施作，無非盡國民之義務，佛子之天職。以上種種，雖也會獲得政府的褒揚，同胞的稱讚，但出家人在某些情形下，仍是受着多數人的企視的，試想，一個有自尊心的青年和尚，在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待遇下，能不心灰意懶，感慨萬千嗎？某師所說的「和尚難做」，這可能就是第一種真正原因吧？

其次，有許多重真入道的青年和尚，原來多是抱着犧牲個人一切幸福，而潛心於佛學，希望將來學成之後，毫無條件的去供獻給國家和人類，俾人間淨土早日實現。但是，他們一旦到了服兵役的年齡，即不得不放下所學，去「披甲執銳」走上戰場，以衛國家了！中國有句古話：「盡忠則不能盡孝」雖然這句話不一定完全對（因為古今忠孝兩全者，並不乏人），可是，以殺戒為首的和尚，一經當了幾年「阿兵哥」，那裡還能夠再專心於佛法的修學（筆者曾親見過有幾個退了役的青年僧，寧拉三輪混飯吃，也不願再和佛了）？即能，也恐怕難免有「東隅已逝」之感吧？無怪一位退伍歸來的同道要懷喪的說：「兵也沒有當好，和尚也沒有當好，真覺慚愧」了！某師所說的「和尚難做」，這可能就是第二種真正原因吧？

再次，佛教是一「凡聖交參，龍蛇混雜」的大團體，往往因少數不肖之徒，行為不軌，而整個團體的名譽則受到影響。即如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中華、新生等報所載的，徐萬吉扼殺開德，誘姦來喜的新聞。徐萬吉不是一個「性情兇殘，犯案累累」無惡不作之徒，記者先生硬把「徐萬吉」三字上面，加上「和尚」二字。這種張冠李戴，不白之冤，使真正的出家佛子目視之下，能不心痛？又如菩提樹第六十五期三十五頁，所載的詹泰一居士寫的「諸如此類」一文，使人讀了尤覺痛心！該文說：「在許多大德不計任何犧牲的同時，不知有多少小僧亦在有意無意之間，進行着破壞佛法的工作，這是確確實實的事實，也是最使我們感到痛心的事，下面所舉的是二個最「普通」最「平凡」的實例：二月中旬的某日，在臺北市延平北路二段，有一年約四十歲的男人，人家看來像「和尚」的模樣：光頭、僧鞋、穿着近於袈裟的黑道袍，手裡拿着引磬（柳鐘），他念念有詞的正在這些商店沿門求乞，不與不去。只見女店員遞給他一枚銅幣，隨即轉過身去對另一個說：「這個和尚真討厭！」我當時覺得很不自在；真冤枉！這明明不是佛教裡的出家人呀，為什麼只因人家的認識不清，就使我們尊貴的稱呼受到恥辱？……看（該文在樹刊有照片刊出）！這裡坐着的是一位帶着宗教色彩非常濃厚的江湖術士。他專門在馬路旁設攤子

為人占卜看相。他的攤子臺白布橫書「佛光普照」和其他許多小廣告，其中有南華禪寺求戒戒僧八個字，脖子上掛一串珠紅色的化學大念珠，着黑色袈裟海青混衣，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邊等待顧客，要不是攤攤子，路過那裡乍看之下，倒像像大法師的模樣呢！阿彌陀佛！够了，够了。親愛的讀者們！當您讀到這二個最「普通」（既說普通，自然非止一偶），最「平凡」（既說平凡，自然不太稀奇），實例的時候，莫說您是個負有「利生為事業，弘法是家務」的出家佛子，要欲哭無淚，即令您是一位對佛教稍有認識的在家信眾，我想您也要有同感吧？像這樣二個不倫不類的東西，只能說他是社會的垃圾，三寶的蛀蟲，但「只因人家的認識不清」，而「就使我們尊貴的稱呼——和尚，或大法師受到恥辱」！試想，這能不是某師所說的「和尚難做」的第三種真正原因嗎？

以上三種「和尚難做」的真正原因，是筆者隨着某師的說話咀嚼出的。或者，某師所說的「和尚難做」原不止此三種，但盡我所想，也只好至此為止了。最後，我要寄語給某師及青年僧伽們！我們既然生逢這個時代，做了佛陀的弟子，我們就必須抱定決心，腳踏踏穩，愈難做的我們愈要做到底，愈難忍的我們愈要忍到頭，不管它外來的障礙如何的多，內在的艱難如何的厚，我們只要能夠俯仰無愧，盡其在我為佛教努力，至於佛教前途之如何，也只好任其因緣了。如果畏難退縮，因苦變志，那才是青年僧伽的最大恥辱！孔子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弘一律師也有「亭亭菊一枝，高標矗晚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的一詩，勉勵後學，我們此時此地，也正要有像「秋菊之傲霜，冬柏之耐寒」的卓絕精神，面對現實，通力協作，來清除障礙，刷新龍象！

一個佛教徒的煩惱

女師附小 葉公村



我是一個佛教徒，當同學知道以後，我就常常被他們稱為「迷信」的崇拜者，因此我常和他們解釋、辯論，結果總是得到他們很不屑的說：「够了！够了！我不要聽『迷信者』的高論！」並且每當老師說到「迷信」這個字眼時，同學總是不約而同向我看眼，好像我就是「迷信」的代名詞似的，有時還稚的可憐呵！

到了佛教的節日，如果被他們知道了，又是不屑的說一句：「迷信！」：天哪！迷信成了佛教的代名詞！也成為所有佛教徒所通用的「尊稱」了。我認為現在一般人都不是真正了解佛教的，固然也有人燒香拜佛，只求往生，享清福，但有時他們也把佛教道混為一談，把任何外道都看作佛教的一部分，而污辱佛教，這太幼稚的可憐呵！

壽泰國華僧尊長普淨上師五五華誕詩鈔（並序）

王誠

去年古曆六月十六日，為普淨上師誕辰，適值佛紀二千五百年盛典，是日更逢佛門守夏佳節，彌增「皆大歡喜」之忱。茲者上師已屆五五高齡，出家修行逾三十年矣，溯上師自少仰慕泰國崇奉佛教，弱冠南渡即毅然皈依三寶，旋赴我國西藏，潛修密宗，三十年來，以精通顯密兩宗正法，與乎普渡中泰兩族信徒，蜚聲國際，遐邇同欽。近年榮膺泰國皇封華僧尊長兼任龍運禪院普仁寺立化精舍住持，座下弟子仁聞、修靜、妙蓮、仁杰諸大師，亦均佛學精湛，同受泰皇封號，分任華宗各寺正副住持，歷年皈依弟子，不下數十萬眾。

近為發揚教義，復倡辦菩提學苑，及英文佛學研究書刊，苦心孤詣，即歐美崇奉佛教人士，亦莫不深深景仰，遠道具函求教，紛至沓來，譽望隆，洵不世紀佛門中不可多得人物也。鄙人與上師會於祖國，結緣迄今，已垂二十寒暑，百劫餘生，差幸重聚異國，每懷往事，未曾不相與感慨系之。茲者躬逢上師五五華誕，為申仰止之忱，爰賦壽詩一律，錄交敬同學陳純兄刊於新報，嗣蒙陳耀南、李拔初、王更生、陳梅銘、吳堅翁、黃清源、蘇運翁、岩更諸大雅，俯賜和章誌盛，亦經先後交由新報發表。茲再彙集諸君子瑤章，並述始末，以補人生什誌篇幅，聊誌雪爪鴻泥云爾，是為序。

◎王誠 壽普淨上師五五華誕原韻
顯密圓通立化玄
欲揚西藏金剛法
拯世濟公稱活佛
菩提樹下華僧長
◎陳耀南 和章
皈依因果悟機玄
大覺貝經渡苦海
蓮臺說法醒黎庶
尊長唐僧膺極位
◎李拔初 和章
誰人識得梵文玄
清磬紅魚唯念咒
榮封僧長無邊法
此日欣逢華誕慶
◎王更生 和章
本來無物自玄玄
立化真詮無定法
明心見性可成佛
傳得沙門通妙諦
◎陳梅銘 和章
澄明無碍是機玄
退避煙香煙作家
虔修心法傳衣鉢
翠柏雲松欣永壽
◎吳堅翁 和章
悟澈無非即化玄
息心凝慮為求定
九載蒲團經作佛
今朝普信慶華誕
◎黃清源 和章

立化梵功進奧玄
上師卅載苦修研
光大南天小乘禪
超凡湘子亦名仙
日月星辰齊壽年
歲月晨昏一意研
深明受戒證菩提
靈鷲鳴音論道仙
龍華祝嘏壽延年
最上上師苦志研
青燈黃卷力參禪
主持佛苑警世仙
德高共頌鶴松年
無字經從悟字研
南華一賦正宗禪
絕俗離塵即是仙
二千五百壽斯年
精舍鏗湘靜裏研
溶溶月色通禪
悟澈言詮得地仙
亭亭華蓋不知年
塵埃不染賴修研
審致惟思在證禪
一生普渡已超仙
盛典循環萬萬年

立化梵功進奧玄
華僧尊長龍運主
顯密圓通稱活佛
今朝華誕普天慶
◎蘇運翁 和章
哲理執如佛理玄
三乘俱澈緣堅信
欲渡眾生虔學佛
願看繼往施宏化
◎岩更 和章
楞嚴佛理最深玄
八識先開能見性
心在普濟期成佛
今日壽君呈偈語
（上接廿五頁）
們，都沒有機會前去禮座，真遺憾極了！
記得當時有好幾位法師問過我：對於臺灣佛教的觀感如何？但我對臺灣佛教還沒有深刻的了解，怎敢妄自批評呢？不過，這裡我可以敬告法師們，臺灣佛教給我的印象是新鮮的，前進的，有朝氣，有生機，有熱有光，有魄力的，特別是一般公民對佛教的敬仰，一般青年對佛教的熱誠，更為難能可貴。我想，假如中佛會果能發揮其為教為人的力量，有計劃，有組織地促進內部的團結，展開向外的宣傳，和注重僧材的訓練，而住臺的法師們，又真的能團結一致「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共同致力於更完美，更現代化的弘法工作的話，那麼，臺灣佛教的前途，是令人興奮而樂觀的，不難成為今後復興佛教的基地，和佛教新生命的搖籃。所以，我對臺灣佛教，是抱有美麗的憧憬，和壯大的希望的，我更盼望這些憧憬與希望，早日成為事實。至於我畢業後，是否能回到祖國服務，那還要待之因緣，何況自己深知自己目前的知識和經驗，都是很貧乏的，還須要努力于注射和吸收的工作呢！這裡，我謹以一顆赤誠的心，遙向關心我底前途的法師和居士們，並致無限的謝意。
最後，我要特別向人生主編法師，深深地致謝，因為這篇日記，我本來預算寫三萬餘字的，但結果寫了六七萬言，這樣就佔去了人生不少的寶貴篇幅。同時，在時間上也發生了嚴重的恐慌，雖然不是一次刊完，直到年底交卷也不成問題，但我是一個性情焦急的人，恨不得馬上脫稿，何況其他的佛刊和本港同學都不斷地來催稿呢！而我的畢業論文又要開始準備，所以，在倉卒間，不但掛一漏十，文無章次，且字又寫得這麼潦草，使別人看不懂我的怪字，在這方面我非尋常的內疚，但因時間不敷，還有甚麼辦法補救呢？
現在，終於脫稿了我除了向主編法師道歉外，還要感謝他「不惜精神和時間來替我斧正。」（全文完）

宣傳，和注重僧材的訓練，而住臺的法師們，又真的能團結一致「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共同致力於更完美，更現代化的弘法工作的話，那麼，臺灣佛教的前途，是令人興奮而樂觀的，不難成為今後復興佛教的基地，和佛教新生命的搖籃。所以，我對臺灣佛教，是抱有美麗的憧憬，和壯大的希望的，我更盼望這些憧憬與希望，早日成為事實。至於我畢業後，是否能回到祖國服務，那還要待之因緣，何況自己深知自己目前的知識和經驗，都是很貧乏的，還須要努力于注射和吸收的工作呢！這裡，我謹以一顆赤誠的心，遙向關心我底前途的法師和居士們，並致無限的謝意。
最後，我要特別向人生主編法師，深深地致謝，因為這篇日記，我本來預算寫三萬餘字的，但結果寫了六七萬言，這樣就佔去了人生不少的寶貴篇幅。同時，在時間上也發生了嚴重的恐慌，雖然不是一次刊完，直到年底交卷也不成問題，但我是一個性情焦急的人，恨不得馬上脫稿，何況其他的佛刊和本港同學都不斷地來催稿呢！而我的畢業論文又要開始準備，所以，在倉卒間，不但掛一漏十，文無章次，且字又寫得這麼潦草，使別人看不懂我的怪字，在這方面我非尋常的內疚，但因時間不敷，還有甚麼辦法補救呢？
現在，終於脫稿了我除了向主編法師道歉外，還要感謝他「不惜精神和時間來替我斧正。」（全文完）



寶島旅行記

文殊

九月廿三日

今天，本想到三藏佛學院晉謁白聖老法師，和去北投向東老告辭，但終因找不到嚮導，無法實行。雖然會到過文化館，但那次是政工學校，專車送去的，現在獨個兒去，恐怕認不到路徑，所以只好悶在家裡收拾行李。殊不知下午到中國旅行社拿船票時，始知四川輪因香港颶風所阻，仍未抵臺，使歸心似箭的我，焦急如焚。

晚上，普導寺的新任主持演培法師請客，我亦被邀前往；隆根法師還說，演培法師一面是爲了慰勞新職事，一面是爲我餞行而請客呢！當我剛步入客堂，略、劉二小姐已在那裡了，略小姐是迴龍寺的住持，劉小姐是一位廿來歲的青年，現肄業於省立法商學院；她倆對我都是那麼真摯而誠懇，親切而熱情，使我一見如故，唯惜語言所限，無法暢敘，誠屬憾事。臨別，她倆約我次日到她們家裡吃飯，說後天還要陪我到碧山去遊覽。

九月廿四日

船期更改，所以今天不能返港了，上午應林居士之請，到她家裡吃午飯。下午，剛從街上返來，劉小姐已駕車來接我了。略家是一佛化家庭，樓上還有精緻的佛堂，今天適請十普寺的當家淨心法師和該院的學僧到家中做佛事，因而談起昨天欲往十普寺觀光及拜見白聖法師，因無導遊而中止一事，熱誠而天真的劉小姐，便慨然允作陪遊，而淨心法師也邀我明天前往，於是我一口答應他；但因爲同學張小姐約我九時見面，所以飯後，便匆匆告辭主人，折返國際學會

九月廿五日

昨晚與略小姐等約好，今晨九時在普導寺集合，可是一直等到十時，她們的車方來，於是星雲、悟一、聖悟等法師，我和略、劉二小姐，一行六人便作內湖之遊。因爲有吉普車代步，節省了很多時間和氣力，很快就到達金龍寺了。聽說去歲三藏學院的學生，就是在這裡結夏安居的，我們走馬看花般遊了一遍，便回到車中來繼續前行。我們的車子在那剛剛開闢而僅容一部小型汽車的山路上，轉了好幾個灣，然後到圓覺寺，但下

了車還要步行約十五分鐘，才抵達目的地。

圓覺寺建築在峯巒山腰，背枕高峯，下臨小澗，四面圍壁起伏，雲樹千里，其景色之秀麗較之圓通寺，則有過之而無不及，現任住持玄妙和尚，正在關中潛修，故由正定監院接見。法師們都在室中聚老聊天，我却跑到大殿前面的石台上去，憑欄遠眺，那蒼翠欲滴的山峯，欣欣向榮的花木，使我猛然憶起：「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首富有警惕性的古詩來。當我正在暗暗地警惕自己時，劉小姐忽跑來叫我到石潭觀瀑布。我們沿着參差的石級而下，約行廿分鐘，便聽到水聲震撼山谷，有激流自崖石二縫奔瀉而下，注入深澗，如銀練之倒掛，如白龍之就下；其勢壯觀而險要，青年人畢竟是冒險的，我和劉小姐扳懸枝，履浮石，跑到峭壁的盡頭，正當我們俯首下視，「當心！否則嗚呼哀哉，悔之已晚！」悟一法師提出警惕，但我們像發現甚麼似的，不肯離去。星雲法師也說：「快快回頭吧，一失足成千古恨呀！」真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是百年身」了，心裡一悸，就牽着劉小姐回頭便跑，剛跑到圓覺寺的石階前，忽然山鳴谷應，驟雨迎面打來，我倆急急走入室中，但後面的法師，衣服上已經給雨水打濕了，直到我們吃完飯，又到廚房去叩別玄妙老和尚，這場突然而來的風雨，又未中止，我徘徊在佛殿的

走廊上，遠望着天色慘淡，密雲籠罩上揮扎着的花草，被那無情的風雨襲擊得東倒西歪，好像向自己挖苦似的，使我跌進深沉的回憶中，不知經過多少時，那豪雨已漸轉成淅淅的「長脚雨」了；風兒也漸漸地停止了它的怒號，於是我們便拜辭主人，在風雨淅淅中，回到車上來。略小姐因把雨傘讓給我，致全身被淋漓，使我心中有無限的歉疚。車子蠕蠕轉動了，這時每個人都正襟危坐，一聲不響，好像在默禱，也好像在準備萬一，……而車子則像剛剛學走路的嬰孩一般，慢吞吞地在那泥濘而斜滑的險坡上走着，忽而向右一傾，忽而又向左一滑，好危險哪！我想：假如有甚麼意外，犧牲了我這個無名小卒，倒沒有甚麼關係，但車子裡青年有爲的大法師，大居士們怎可以就這樣犧牲呢？且今天之遊完全爲了我，如果有甚麼不測，教我怎能擔當？……呸！不會的，法師們吉人天相，自有龍天護護，真的不會了，車子已經駛過危險的斜坡，回到平坦的公路了，這時我才放下一顆忐忑不安的心，互訴剛才彼此心中的憂慮。啊，原來每個人都「視死有重于泰山」呢！

本來，我們預備回頭去動物園，但現在給風雨趕跑了遊興，星、悟二法師在健康書局下了車，我則回到略家去休息。

午睡起來，與劉小姐談得很投契，不過，對於她的出家問題，我始終認爲現在的佛青，問題並不是在於出家與否，而是在於怎樣去堅定信仰，怎樣去實踐佛教的宗旨，推動佛教的

理；因為，佛法之不與，就是自己不願意出家，但又為環境所逼而出家的人太多了，何況一個深入社會，而又能够把佛法帶入社會的女性，要比寄跡寺院，優哉悠哉，聊以卒歲的比丘尼偉大而又有意義的多呢！所以，我請她還是努力充實自己再說。

五時，劉小姐陪我到菩提講堂一遊，然後到三藏學院。我想，如果不是國風誤了歸期，恐怕是沒有今天的機會了，難怪古人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啊！白聖老法師，是一位福相莊嚴，德高望重的長者，歷任中佛會理事，我自到寶島第一天起，就想一觀慈容為快，可是一個月來，不是時間所限，便是苦無陪伴，直到今天才能拜見，內心慚愧極了。在我想像中，他老一定很嚴肅的，殊不知他老是那麽和藹可親，笑容可掬地垂詢我的求學及志願，同時不斷地獎勵我，希望我返港後常為中佛刊寫稿，畢業後回到寶島來為佛教服務，使我又感激，又興奮，最後國大代表吳月珍居士，陪我到課室、宿舍等處參觀。這裡的課室外表，看來不見得怎樣的弘偉，宿舍也不是高樓大廈，但環境幽雅，靜而且淨，確是讀書的好地方，何況課程是那麼豐富，院長是那麼慈祥，教授又是那麼有名學者，這真是尼衆之福！在香港的尼青，就無福享受這份恩惠了，假如自己目前不是就讀聯大，真想留在這裡作個傍聽生！

白老持午，所以席間由淨心當家師，吳仲行教授，吳月珍居士，和學僑代表明宗師等作陪，筵席既豐富，

情調又輕鬆，所以大都開胃暢吃，直到杯盤狼藉，然後盡歡而散；回到客堂，白老又詢問垂問一切，臨行又賜我一部「漢英佛學大辭典」，本來我已函托朱斐居士代預約，他也早已贈我一部了，我不欲拒謝，但又旋念「長者有賜不可辭」之意，於是，我感激地接受下來，預備留轉送一部給其他的同學。

九月廿六日

昨晚，劉小姐在微風細雨中陪我返國際學會時，就約定今天去訪連航法師，所以今天她一早便來接我。殊知到了中和，主人不在，只好折回素食處進午餐，然後到街上買點東西。因為我的行李通通放在普濟寺，所以在晚飯後，又把東西送到普濟寺去，適逢常住諸客，皆一法師強要我入席，但肚子是最公平的，它不容許我食之無厭的，只好呆坐一旁了。法師們在席間，談笑風生，其樂融融。星雲法師幽默地說：「您們知道成功之母姓甚麼嗎？」這突然而來的謎語，使大眾都為之愕然，後來還是他自己開謎，才知道原來「失敗是成功之母」。接著成一法師亦莊亦諧地說：「您們猜一猜，張非之母姓甚麼？」「姓無！無事生非呀」。我記不清楚是那一位猜中了。啊，真有趣，誰說出家人的生活是枯燥的呢！

九月廿七日

電影本是一種正當的娛樂，尤其含有教育性和警惕性的片子，不但有益身心，且能敦風移俗，但三年前的我，仍然有着一種偏見。記得有一次，使同學們對自己發生了很大的誤會，

甚至開翻，都是為了反對她們去看電影，直到最近，才發現它的魔力是那麼偉大，往往感人肺腑，動人心弦，使人悲喜與共，善惡隨化，實為宣傳的工具，左右社會人心的羅盤。今日社會上之所以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原因就是色情片子太多了；不是奸情便是謀殺，不是擁吻便是打鬥，像這樣污穢的東西，怎不使人為之渲染，社會為之惡化呢？我常常這樣想，如果能夠把佛經中的故事，編成劇本，製成電影的話，那麼，不但可以發揚佛陀的慈愛宗旨，光揚佛陀救世的精神，且能給予觀眾真理的啟示，慈愛的感化，因果的懲戒，精神的鼓勵，那是多麼高明的法寶！可是百千年來，大德們竟忽視了這點，也沒有人去推動藝術的宣傳，實為弘法事業上的一大缺憾！

這次，臺灣的東華影業公司和香港的海通影業公司，所編「唐三藏救母」的劇本，拍製影片，且為慎重起見，特聘請星雲、悟一、廣慈、能果四位法師為顧問，同時臨時演員中，還有浩霖、智度、瑞源、生華等數十位法師居士參加，不但創電影界一新紀錄，且提名參加中華民國第一屆臺語片影展，獲得最佳片獎，教我怎不為之神往而欲一飽眼福呢？起初，我還以為無機會欣賞了，誰知船期一改再改，終於今天放影了，我和劉小姐、浩霖、生華等法師持了贈券到大觀戲院時，很多法師居士們已經先到了。該片給我的印象，是陳容堅強，弘大，演員認真，演技逼真，外景壯觀，佈景華麗，劇情曲折、精彩，動

人，不但表揚了佛教的慈悲，孝親與寬恕，同時透露了嚴正的因果法則，使善者喜，惡者懼。雖然，距我們佛教電影的理想尚遠，但終屬佛教走向電影化的先聲，我希望寶島上的法師居士們努力在這方面謀發展，俾此片後，有更具體更足以表揚佛教救世救人的慈悲精神的片子出現，使佛教迫近新生，早日走向大眾化。

散場後，劉小姐和幾位法師陪我到動物園一遊，然後到中國旅行社取船票。人生根本是矛盾的，當我還沒有拿到船票以前，巴不得早點返港，但今天真的拿到船票了，內心反而惆悵起來。雖然，劉小姐是那麼熱情地陪我到素食處吃飯，陪我返國際學會，最後還陪我到袁老先生處，但我總是沉默寡言，失去昨天談笑風生的樂趣，而今想起來，還要向劉小姐致無限的歉意呢！

九月廿八日

四川輪決定今天返港，我要辭別師友離開祖國了。楚辭說：「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善感如我，此刻的心情是悲還是樂，連自己都不知道。我偶然地攬了簡單的行李離開國際學會，轉到普濟寺，因為法師們托帶的東西和自己的書籍，通通都放在這裡，還有同學托的事，也得請悟一法師幫忙，所以我要在這裡啓程。

當悟一法師把南老、演公以及其他好幾位法師贈給我的美金和禮物點交我時，內心既感激又慚愧。回想我來臺時，連一點東西都沒有帶來供養法師們，而今他們竟這麼破費，怎不

使我歉然不安呢？

正在我收拾行李的當兒，李文啓老居士來了，他是我的同鄉，為人頗為和藹。據他告訴我，他現在是臺北市月月生會的負責人，及作有關於佛教方面的慈善事業，我們還是第一次見面，待我整好行李步出客堂時，他老又送來一大罐香蕉，同時還爭着叫汽車送我，這種鄉情厚誼，真教人感激不已。

臨行，演公肅然地給我一番訓誨和鼓勵，最後他說，只要我在畢業後願意來臺，他就給我負責辦理入境證。同時希望我返港後，把祖國與佛教的一切進步情形，轉告港島的佛青，歡迎他們都回到祖國來。而李老居士也莊重地說，我也有一件事要和文法師談談，這使我聞之，有如丈六金剛，摸不着頭腦，究竟是甚麼事使他老這麼認真呢？原來他老弘法心殷，利生念切，每因尼衆人材缺乏而傷感，他希望我畢業後決定回到祖國，先來一次環島佈教，然後建立道場，鼓勵尼青，作育人材，其望之殷，其言之切，使我深為感動，因為寶島上的法師居士們，對我的寄望太重了，委任也太太，但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我，恐怕有負他們的厚望！

來的時候，雖替人帶了不少東西，但亦不過區區二件行李，而今返港竟有五件之多了，我真擔心自己應付不來，所幸一法師請了鄭先生送我，而性如法師也慨然隨行。這樣，我才取消憂慮，當我叩別法師們跳上車時，李居士也堅持要送到基隆，使我內心感到異常的不安。一路上，他告訴

我寶島上的居士們，護法、弘法，以及他所組織的無量壽放生會的一般情形，在他老的談吐中，便知道他老不是一位熱心護法，弘法的長者，且是一位憂教愛人的再來菩薩，真難得。

車抵基隆，朱髮居士委託林長清居士來送，袁樹珊先生的兩位夫人，劉小姐，以及好幾位同學都來了，同時還帶來許多禮物，這時我真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感覺，我再三推辭，但最後還是難為情地接受了。

在碼頭上，我對着每一位新知或舊友，都好像有千言萬語要說似的，離知，竟因吞了過量的暈浪丸。起初，只覺得有點兒口乾，後來却頭昏腦脹，心煩唇燥起來，好像吃了麻痺劑似的，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遺憾極了。

無情的汽笛，淒厲地催促着行人與親友告別，我在劉小姐的手裡，接過來兩隻生菓，便無意識地踏上歸程。接着，輪船漸漸離開碼頭了，那些送行的親朋，每個都好像懷着一顆惜別的心情，依依地望着船上的行人，有的眼睛裡閃着發亮的淚光，有的不斷地揮手示意，而我却像木偶一樣，站在船邊，呆望着岸上的師友、國旗，和廣大的領土，不禁自言自語地說：別矣，敬愛的師友們！別矣，自由的寶島，偉大的祖國！……古人說：「別時容易見時難」，我們甚麼時候再見呢？……

船離開碼頭越來越遠，岸上的人影愈來愈小。岸上的影子漸漸地也變成和海的顏色一樣了，於是我抱着與

流水共長天的別意，回到艙裡。

由於上次的教訓，不敢再住在艙艙了，於是和麥太太黃太太共同去辦好了補票的手續，馬上搬到吊舖上去，匆匆放行李，便一骨碌地倒在沙發中，等待暈浪之神的降臨。殊不知，這次却出乎意料之外，不但沒有吐，且連一點暈眩都沒有，更在晚飯時，還吃了兩大碗飯呢！

海上的黃昏是美麗的，但也是蒼涼與淒清的。雖然，當幾片白雲，被一抹斜陽反射成黃金的顏色，海水也被雲彩映照得通紅時，偶然有一隻海鷗掠過，又使我想起：「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詩句。當那瞬息萬變的彩霞，剎那剎地變幻，忽而綻放着光華燦爛的花朵，忽而編織成各種不同的圖畫，堆積成絢麗的景象時，誰都會頌頌宇宙的奇美，讚揚海天的多采多姿，甚而為之手舞足蹈，但當那血球般底夕陽，霎時在西方的海角消逝，宇宙驟然失色，海面漸趨慘淡的時候，就會使人為之感慨萬千的。

獨倚船欄的我，遠眺雲海的轉變，仰望星河的蒼翠，它們似乎象徵着人生的變幻，世事的推移，也好似象徵着自己前途的縹緲、暗淡，忽然一股恐怖、憂懼、孤苦的氣氛，直侵心胸，攔截心房，使我益增惆悵，增覺淒清。雖然，這時新月已從海的那邊浮出，銀灰的幽輝，也劃破了夜色的蒼茫，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畢竟無法排遣內心的惆悵，於是，抱着一股蒼涼淒切的情緒，回到吊舖上。

九月廿九日

我是最愛海的。我愛海的遼闊，我愛海的壯麗，我更愛海的容納泉流，和瞬息萬變；因為，它象徵着胸襟磊落的人生，前程遠大的人生，和容忍而奮鬥的人生。同時，也好像在諷刺着世事的反覆，陰險莫測的人生。每當我屹立海濱，望着無邊無際的大海而沉思時，似乎就會了解宇宙，體驗到了些許人生。當我航行在汪洋巨浪中，欣賞着壯闊的波瀾時，我會激起冲霄凌雲的壯志，牠更會激起我衝波破浪的雄心，使我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精神，一股作氣地向前邁進，奮勇到底。所以，一提到海，我便悠然嚮往；一見到海，我便心花怒放。可惜過去坐船，每次都因暈浪而失去欣賞海的機會。這次，難得這麼風平浪靜，波瀾不驚，船比香港的渡海天星輪還要平穩，而我也出乎意外的舒適，因此，我整天都坐在船舷邊看海。早晨看海上的朝日初升，晚間看海上的夕陽西沉，黃昏的時候，又欣賞海上儀態萬千的彩霞，夜裡又看着海天的明月與星星。中午則看着變化無邊的海水，廣闊無垠的宇宙。呵，海的景象太多也太美，也太感動人了。我恨自己不是詩人，又不是畫家，否則，今天將會產生很多詩章與彩畫呢！不過，我畢竟是個敏感的人，當船兒在水連天，天連水，海天遼闊，四顧蒼茫中航時，我却想出了許多關於人生的哲理來。我把海來比喻人生，海有廣闊的面積和深巨的體量，前者象徵着人生的各種社會關係和人生過程中廣大的崇高目標，後者則暗示人

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那樣精潔，沉實、渾蘊的境界。海是廣漠浩瀚，無邊無際的，所有江河細流，珍寶與垃圾，通通都歸投到它的懷抱中去，它能兼容並包，好像一個能夠擔當人間一切罪惡，是非、與毀譽的聖者。它是潛藏着無比的力量，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可以建設一切，更可以毀滅一切，好像人生可以創造前程，也可以自毀前程；可以使自己為天地之仁主，亦可以使自己為天地之大賊。還有，海有波濤、風雲、暗流；波濤象徵着人生的起伏和奮鬥；風雲象徵着人生的變幻和聚散；暗流象徵着人生潛在的思想和意志。海上的旭日，象徵着人生的熾爛開始。海天萬里，象徵着人生的前途和發展；潮汐的漲落，象徵着人生的得意飛揚和失意落泊；海上的晚霞，則象徵着人生美麗的晚景和榮耀的歸宿。船在海上航行，就等如人生的全部旅程。船的航程有驚濤駭浪，有狂風暴雨，有濃雲厚霧；有海嘯暗礁和盜賊的出現。同樣，人生的旅程，有困難、波折、深淵、陷穽、詆毀、榮耀、痛苦、悲哀、有血也有淚。船的航行，不但要有一定的目標，和達到目標應有的最安全，最便捷，還要高明的導師，勇敢沉毅，任重致遠的舵手。人生的航程也是一樣，要確立人生的目標，要找尋賢明的導師，要緊緊地握着生命之舵。船有順風也有逆風；生命有順意也有逆境；但順風和逆風，畢竟是不可多得的，何況船在風和日暖，平靜如鏡的水面上航行，是平淡無奇的，在不能顯出舵手的機警，沉毅、勇敢

和奮鬥的精神，生命永遠在順境中蹣跚，則像一池活潑的死水，沒有活力，沒有壯舉，沒有創造與建樹。所以一個航行者，不應畏懼狂風暴雨，驚濤駭浪的襲擊，反而在出發之前，應具有踏波踏浪，準備迎接逆境的豪情，並認為風浪是必然的現象，而順境才是意外的收穫，我們這樣提高警覺，振奮精神，才可以化險為夷，抵達目標。一個生命的奮鬥者，不要畏懼逆境的來臨，應該讓生命在狂風巨浪中，作最切實而艱辛的試驗，以激起生命的浪花，吹蕩生命的漣漪。

呵！海是壯大的，生命之海也一樣壯大。我們不能沉溺於現實的苦痛，而把意志消沉頹廢的，我們必須在消沉中能自奮，在頹傷中能自拔；以自發的熱力，揚起生命之孤舟，向生命之海直航，隨時準備與狂風奮鬥，與巨浪搏擊，不能垂頭喪氣，而要披髮赤膊激烈戰鬥到底。我們打開歷史看看，波江擊楫的祖逖，大義滅親的鄭成功，寫正氣歌的文天祥，寫滿江紅的岳武穆，這些歷史上的民族偉人，那一位不是為了保國衛民而使其生命遭到驚險與厄難呢？可是，他們却能以最剛強的毅力，操持其有若孤舟的生命，始終不渝地向正義之海駛進，結果，終能解脫其生命的桎梏，而完成其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想到這裡，處在碧海無涯中的我，不會再因曠遠的宇宙，孤峭的人生，悽寂的心靈而悲哀，也不會再感到人生的渺小；而「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了，我反而感覺到「世界有窮願無盡；衆生無邊誓願度」的弘願，我的血液

在奔騰，我的心靈在狂跳，彷彿就要跳出了心竅，一股作氣地跨過海洋，穿過曠野，走向一個更遙遠、更壯麗、更激烈的境界。

九月卅日

我又回到這「山高水深人情薄」的繁華都市中來了，當四川輪靠近西環碼頭的時候，我把所有行李都交給旅行社，然後提着手提袋，拿出回港紙和身份證，便往岸上跑。剛出關外，她——達慈師已在人叢中出現了，我和她跳上「的士」，踏上渡海輪，回到這暫時棲止的斗室來。我滿以為瀾別月餘的斗室，一定是塵土堆積，凌亂不堪的，殊不知出乎意外，慈師早已給我整理得井井有條了，我感動地拉着她的手說：「慈，我應該怎樣感謝您呢？」真的，幾年來她一直在關懷自己，幫助自己，也唯有她了解自己，同情自己；所以，我非常感謝她，但也非常同情她，因為她是千萬萬不幸的比丘尼之中的一個，她被關在變相的小家庭裡，過着唱誦的生活，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斷送了偉大的前程。但她却有着良善的個性，和聖潔的靈魂，所以肯與我這個不善吹拍，不板權勢，不諂富貴的僑子往來，而我也把她視為知音的朋友。

在她招呼下，我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餐，睡了一個舒適的午睡。但當我醒來，孤獨地坐到書桌邊時，看看堆積在檯面的信件，看看書櫥中的課本，想想註冊、導院、補課、考助學金，還稿債等事情，內心忽然緊張起來。唉，一個多月的旅行，竟像一場夢，一場新鮮、美麗、奔波而勞碌的夢。

現在夢已經成了過去，我總應該回到苦難的現實中。好吧，讓自己又重新處身在「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的環境中，埋頭苦幹吧！於是，我又拿出一向不求人知，不欲人諒，不畏人言，不怕人謔，不受人誘，那種堅毅而孤獨的態度來，開始幹着自己所要做的工作。

最後

晚上，靜靜地躺在床上，閉上眼睛，讓獨頭意識把這次旅臺的前塵影事，一幕一幕地搬上腦海的銀幕，因此，它給我帶來無限的歡欣與遺憾，同時也給我帶來了光輝的憧憬，和壯大的希望。

說起來真慚愧，我這次回國，並不是為了求法或弘法，而完全是為了觀光祖國的建設，和佛教的進步情形。誰知竟受到各地讀者的熱烈歡迎，和長老法師們的優厚待遇，使我感到萬分的內愧，尤其是佛刊的聯合招待。都如南老、東老、白老、印老、以及演培、月基、慧峯等法師的賜與和鼓勵；星雲、隆根、廣慈、悟一、妙峯、蓮航、性如等法師的餽贈與陪遊，還有玄深、智道等當家師和臺中女子弘法班的隆情、賈鶴鵠、劉玉雲兩位小姐的厚誼，朱斐伉儷、李文啓、林長清、黃奎等居士的接船和送行，更使我銘感五內，永誌不忘。而這次旅行，最使我遺憾的，是限于言語和時間，不但無法表達心意，暢所欲言，且不能遍遊寶島名勝。雖然也會到過不少地方，但每每是走馬看花，匆匆一瞥，甚而連去金門和馬祖的機會也輕輕地放過，還有很多大德法師

憶西湖

· 鑫 炳 徐 ·

江南有句家語戶誦的俗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誠然不錯，到過該地的，是沒有不迷戀的，尤其在杭垣久居過的我，一別三秋，對於富於詩情畫意的勝地，怎不懷念呢？

寶島的風光也够明媚的，但是處在亞熱帶的地區裡，四季如春，畢竟是太單調了，如果在長江南岸則不然，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各有顯著差異，就以印象最深的杭州來說吧！

在春天嫩柳吐蕾，桃花粉紅，遊客如雲，市容特別繁盛。夏天雖不甚熱鬧，可是烈日當空，倚靠在吳山的濃蔭下，泡杯龍井茶，嚼嚼昌化山胡桃；遠眺錢塘江，六和塔，聆聽二胡女高聲合唱的小調，其味無窮。或浸身在澄清的玉泉裡，置身在飛來峯下的鐘乳洞中，聽水聲，蟬聲，也一樣地能使渾身涼爽，暑氣全消。冬季和春季一樣，不免蕭條，但如

一夜風雪後，翌晨站在湖濱，凭欄觀雪，靜靜的觀看銀裝的湖山，這時清新的感覺，決不下於置身水晶宮，秀麗參差的峯巒，倒映在湖裡，鏡平的水光，反射出雪光，淡上緋紅的晨曦，蔚藍的天穹，這時如果攝成一張風景照片，和瑞士的雪景照片放在一起，我相信是難分辨得出，那張是西湖，那張是瑞士。或乘公共汽車到超山，聞聞十里香雪梅，要不然到孤山，逛逛以梅妻鶴子而得名的林逋隱士的故居。

以上三季各有其特殊處，不過在我的目光看來，杭州的秋季，實有遠勝以上三季的地方，雖然杭州人以主觀眼看杭州，謂「四季兼一春」，可是我以為純美的觀點言，春天本來可首屈一指的，不過人太多了，不管火車，旅舍，茶館，大街小巷，擠滿了朝山進香的善男信女，甘心做黃瓜兒（註）的上海客……流線型的轎車到處飛馳，四周廣四十餘里的湖濱，紅男綠女，熙熙攘攘，攪的人眼花撩亂，要找一處安靜土，也屬不可能，吃，住，用，行……無不利市百倍，一片自然的美景，充滿了汽油味和嘈

雜的人聲，加上市會氣味的濃厚，像上海城隍廟一樣地凌亂喧嘩，未免大殺風景。

秋季可便不同了，她顯的勻稱調和，市容寧靜，遊人適當，雖然馬路上的法國梧桐，和蘇堤上的垂柳開始凋落，但是秋雨霏霏搖曳的枝兒，脫落的葉兒，蕭蕭的婆娑姿態，實在楚楚動人，在這烟雨濛濛的境界，臨湖遠眺，三潭印月，湖心亭的景色，真是變幻無常，隱隱約約，實有太虛幻境中的仙人島，或划一葉小艇，蕩漾在滿湖蘼蘼的微波上，雨絲簌簌地打着蓬蓬，吹一曲簫，吟一首詩，那種悠然輕鬆如油絲般的感覺，其中滋味，未曾親臨其境的決難以想像。

當到了中秋，湖蟹上市，杭垣的景緻，又是另一套了。往海寧看看排山倒海的潮汐，或當滿月的夜裡，划

着小艇，穿著在三潭印月的石潭之間，觀賞皓潔的華月，以及彷彿朦朧在水銀溶銀裏的山光水色，聽聽繞湖的歌聲，琴聲，樂聲……其樂融融，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滿覺隴的玉柱，是極負盛名的，當行到約距該地五六里的地方，便可聞到一陣陣清香，如果到這個地方，那真是要香的周身毛孔，個個躍起來的。滿山滿谷，一來如白玉，如珊瑚般的花朵，飄着暗香，坐在樹下品杯香茗，吃些鄉人特製的桂花蘇糖，桂花雪糕，聊天看書，不管怎樣消遣，都是能引人樂而忘返的。

紅葉當然沒有北平西山的那樣紅艷，可見放鶴亭後面斜坡上，也有不少飄如一類的紅葉樹，深秋一臨，和堤畔盛開的各類菊花相映成趣。還有靈隱寺前的飛來峯，上、中、下、天

竺的樹林中，遠遠看去，常可發現一叢火紅的丹楓，夾雜在常綠樹裡，綠的碧綠，紅的殷紅，黃的金黃，蒼勁而壯麗，雅麗而脫俗，真合乎「楓葉紅於二月花」的詩意。

杭州的秋景，是說不盡的，它包涵着雄壯，偉麗，幽雅，恬淡……各種美點，從錢塘江的潮，到滿覺隴的桂，那一點不惹人留戀呢？寄居在綠島的我，鄉愁累累，眼看著遊雲的變幻，耳聽着夜雨的淅瀝，風吹芭蕉的蕭瑟，心念着陷於赤麗的白髮祖母……在這樣的情景下，怎叫我能對這美麗的故鄉杭州不懷念呢？

「註」黃瓜兒！杭有俗語謂飽黃瓜兒（即酸棗意），因當春臨杭州百物也漲價，尤其如土產，遊艇對滬上之遊客做價特昂，故有甘心做黃瓜兒之語。

可憐的乞丐

女師附小五忠

薛永康

傍晚，我注視著天上的星星出了神。

突然間，我聽到腳步聲，看見了一個乞丐，他漸漸地走了過來。他身上穿著一件襤褸的衣服，一枝拐杖，一個藍子；走到門前，停住了脚，他向我哀求道：「小朋友，可憐我這個乞丐吧！有破的棉衣請你施捨一件，或冷飯，救救我這一個苦命人好嗎？……」

聽後，使我感動極了，我立刻從儲蓄箱裡拿出了五元，投到他的籃子裏去。在他那慘苦的臉上，不禁地流下了感激的眼淚。

敬悼老師老人



無情的時光，像流星般，一閃就消失了，世上無論任何生命無不在它那殘酷的淫威下，一個個的失去了它的生命！甚至聰明的人，也逃不出它的魔掌，像羔羊般順服地向它低頭，被它無情地擲進可怕的墳墓！經云：『人生壽不定，日日趨死徑，無常所侵奪，壽命甚短促，固然生命的無常和短促會給我們心靈上帶來無限的威脅和不安，但我們絕不能因『人生幾何，去日無多』就醉生夢死，玩世不恭而讓其白白地遭蹋了一生！須知正因其短促才顯出人生的可貴，正因其短促才顯出人生的難得！

所以我們對這石火光中的人生，該如何地善於利用它？淨化它？充實它？使它成為豐富的光輝的生命啊！然而怎樣才能使它成為充實光輝的生命呢？這無疑的就要修學佛法了！因為唯有修學佛法才能獲得自我的淨化，自我的昇華，自我的完成，進而從事淨化社會福利人群的工作！而修學佛法的第一個課題，就得親近善知識，因為善知識是指向人生康莊大道的明師、益友！明師和益友，像夜航者的燈塔！海底的燈塔，沒有燈塔的指引，在黑夜中摸索是很危險的。人生到處是險道和陷阱，沒有明師的指示，益友的提攜，同樣難免不誤入危險的歧途，可見親近善知識的重要。可是善知識是不容易遇到的，何況又時

屆末法，「邪師說法如恆河沙」呢！寫到這裏，不禁使我懷念起我們臺灣佛教的一位巨人來！這位巨人即斌宗老人，他是現代佛教中一位有名的善知識，而他又是我的師祖，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表面看來，我該是多麼幸運啊！可是，我竟是在那薄福，還沒機會親近他，他老人家已不幸的入滅了，這使我感到多麼難過！

老人生前，記得我只去拜見過他老人家三次，那時都是我師父領我去的，也許由於我年齡太小知道我不識高深的佛法的關係吧！所以每次拜見他，他老人家總是笑吟吟地問我：『讀書沒有，或已讀了幾年書，兩堂功課學會沒有等等，從不對我開示什麼佛法道理，不過他教我要求福就要多吃苦，多多發心為常住服務等。所以我真沒福氣，老人宣講佛法我一次也沒聽過。』

但我常聽到我師父說起他老人家的各種美德，例如說老人很慈悲，待人接物一視同仁，無論智愚貧富的眾生弟子去拜見他，他總是慈祥和藹地向他們問長問短，像慈母般的關心他們；凡有請求開示佛法，不管自己怎樣累，或天氣怎樣熱，也不問人多人少，總是慈悲地給他們講說，使他們飽餐法味為止。這正是老人的善人不倦的精神！老人威儀很好，尤其戒行嚴謹，從不苟且隨便，所以，老人榮光後，燒出許多晶瑩的舍利子，絕不是偶然的。同時，據說：老人對於說法方面，更是勤人！因為老人抗戰前曾遊學國內，遍參名德，曾親近天臺宗泰斗諦閑大師，為歸公入室弟子，繼承師志，大弘天臺，於是無形中，老人也成為今日臺省之臺宗泰斗了！故老人對於說法，不但是善於觀機，而且長於逗

教，因時因地，隨緣演說，聲如洪鐘，辯才無礙，深入淺出，一言一語都扣着每個聽眾的心弦，很能引人入勝，故每啟法筵，皆座無虛席，四眾景從，信眾很多，這不能不說是老人德化所感召的結果。從此使我對老人有說不出的景仰，因而在幼小的心靈中，會私自許下一個心願：即希望將來長大之後，親近老人，好好地修學一番佛法！

但當我去年下半年考進新竹女眾佛學院不久，就突然接到一封限時專送的信，我連忙打開一看，原來是我師父告訴我，老人不幸染上心臟病，現已入醫院治療。這消息使我的心裡很難過，因心臟病是不易治療的病，而且又沒有特效藥；而自已又因功課忙，沒工夫去臺北探望他或服侍他，只有在我心裡暗暗為他祈禱早日痊癒！

誰知他竟不幸一病不起而入滅了！老人今年才只有四十八歲，正當年富力強的時候，佛教多少事業待他復興，多少陷在罪惡深淵中的眾生待他接引救拔，可見由於老人的入滅，我私下所許的心願，固已成爲泡影，以後再也看不到他那副慈悲的笑容，聽不到他那宏亮的法音了，這不但是我的薄福，也是眾生的薄福，所以這不論在我個人或整個佛教都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

然而世相變幻不無常死是人生必然的結果，古今以來誰能幸免呢？所以生既不足喜死也不足悲！因此老人既已去世，悲哀是毫無意義的，我想：大凡我們曾沾過老人法恩的人，要是有心欲報恩的話，只有從今以後加倍精進用功，充實自己以繼承他老人的遺志，發揮佛教的慈誡精神為佛教，為人群社會服務，才是最有意義的工作。

也才是老人對我們後輩最殷切的期望，我們如能如此去作的話，我想：老人必於蓮花臺上點頭微笑！最後懇祈老人乘願再來。於新竹市女眾佛學院

「寶島旅行記」預約啓事

文珠法師前交本刊發表的「寶島旅行記」一文自本刊連載以來頗得各方讀者讚譽近應各方讀者要求並徵得作者同意交本刊為出單行本全書共六萬餘字並附有圖片連同郵費在內定價每冊壹幣八元港幣一元五角預約壹幣六元港幣一元國內讀者預約可利用人生雜誌社郵政劃撥「八二五五號」海外讀者可直接向文珠法師處預約其地址是：香港九龍土瓜灣天光道四十八號三樓即日起開始預約七月月底出書。

人生雜誌社啓

淨土十要預約啓事

靈峰大師所編淨土十要，其搜集有關淨土名著與語錄都數十種；主要者，有阿彌陀經要解，往生淨土懺願儀，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觀無量壽經初心三昧門，淨土十疑論，念佛三昧寶王論，淨土或問，西齋淨土詩，寶王三昧念佛直指，淨土生無生論，淨土法語，西方合論，勸發菩提心文，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蓮池，藕益諸大師開示法語總約四十萬言，本刊鑒於「十要」為淨土律梁，特影印流通，每部訂價卅元預約壹幣廿元即日開始預約，六月出書，國內預約繳款請利用本刊郵局「八二五五」賬戶，免費匯款。

人生雜誌社啓

佛教簡訊

北投訊

中華佛教文化館印
大藏經委員會，以四月

藏經正編五十五冊印告竣，於四月十三日召開全體委員會，會中提出接獲各方建議請印續藏案，經熱烈討論，決議繼續經全部續藏，且按續藏部分，計有精裝四十五冊，上等模造紙十六冊，平裝一千二百五十七部，共四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冊，每部定價新臺幣一千八百元，國外郵資按實需另算，預約價分一次付清與按月付款兩種，一次付款者新臺幣二千四百元，按月付款者新臺幣二百五十元，自五月一日起開始預約，每月一百二十元，預約至八月止，預約者請向臺北北投路老德記，或向各分會預約，共成善事。

臺北訊

臺北佛教界，於上月卅日晨搭泰航班，轉赴南美洲，預定在泰國演一月，是日前往送行者，約有百餘人。

△臺北佛教界，於上月卅日晨搭泰航班，轉赴南美洲，預定在泰國演一月，是日前往送行者，約有百餘人。
△臺北佛教界，於上月卅日晨搭泰航班，轉赴南美洲，預定在泰國演一月，是日前往送行者，約有百餘人。
△臺北佛教界，於上月卅日晨搭泰航班，轉赴南美洲，預定在泰國演一月，是日前往送行者，約有百餘人。

供佛聚餐後討論提案，計通過修改章程，籌建佛堂辦法，等要案多項，並由李濟華居士臨時動議為最近圓寂之斌宗老法師哀哀，當全體肅立默哀一分鐘，旋即依法改選，票選第二屆幹事會幹事十九人，候補幹事六人，後圓滿散會，該團第二屆幹事會於廿七日舉行第一次會議，選出常務幹事九人，並推王天鳴居士為總幹事，陳煥琳居士為副總幹事，李濟華居士為秘書，高經大會接受，其議決公決聘請李老居士為名譽團長，該團新當選幹事會各居士，均係發心精進，利生，必更收宏效矣。

嘉義訊

本市超峰寺諸大護法，宣講普門品全部，並請李玉治小姐翻譯，法會於二月十日開始至二十日圓滿，法會圓滿，盛況空前。

△本市中山路小靈山，於農曆二月十九日觀世音菩薩聖誕之期，由本寺住持濟嚴法師主持，自十三日起至十九日圓滿，是日並舉行皈依，放生，特設普信招待，敬香者約千餘人，該寺特備素席招待，法緣盛況空前云。

鳳山訊

鳳山佛教社附設鳳山幼稚園，已於三月十五日正式上課，現有學生一百八十餘名，分四班上課，該園設備完善，為全鎮十二個幼稚園之冠，並於四月七日舉行開學典禮，邀請地方機關及學生家長參加典禮，是日適逢觀音菩薩聖誕，參加典禮者有至高居縣縣長陳煥琳，鳳山鎮鎮長郭登基，居士等千餘人，典禮隆重莊嚴，基創辦人黃雲法師主持典禮，致開會詞，題為「佛教與教育」一語多精闢，除園主任報告開學經過外，並由陳鎮長暨大東國校長等長官來賓致詞，最後

由鳳山幼稚園的小朋友表演節目助興，計有「小農夫」、「天上學校」、「鞋匠」、「起身早」、「洋娃娃」、「竹馬」、「幾隻兔兒幾條尾」等七個節目，小朋友們表演得天真活潑，家長們莫不鼓掌叫好云。

臺中訊

此間慶祝佛誕節，大接這一年一度的佳節，本市各大馬路上都掛佈了橫幅巨布，上面寫着「慶祝佛誕，弘揚佛法，淨化人間」。

△本屆佛誕節帶來了許多的熱鬧和樂氣。整個大地掀起了歡慶的熱潮，弘法很熱心，臺中文會翁翕理長及其秘書江清華君之助手於街頭巷尾菜市場，市下廟前以及各公共集會場所，通衢大道，還有幻燈、歌、佛印法師的十數名市職女學生參加講佛故事及唱梵唄佛教歌曲，此次佛誕節的佈置，獲得極大的盛況。

△臺灣省佛教分會林錦東理事長，開闢四月六日報紙，刊載籌募警察分駐所警員鄭勵民，為緝捕兇犯運送案，警覺寺住持智性和尚監院聖印法師商量，決定迎接其英靈安置於七寶塔，免費永久奉祀，並請該寺僧眾念經超薦，以表揚其為殉難的偉大精神。並為鄭警員開隆重追悼會，業已專函通知鄭警員遺族，在此各地表揚好人好事當中，實覺此種義舉，殊堪頌讚。

妙、圓融、顏興等法師居士，並相繼致慶賀詞，是日盛況熱烈為難得云。

菲律賓訊

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監事及法師之依弟，特發起組織慶祝委員會，訂於三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舉行慶祝法華經流通，並為區區立像以資紀念。

△又該會屬下之歲暮慈善會，自成立以來，迄今數載，對慈善利生事業，頗為活躍，該會聞自由祖國樂生麻瘋療養院內之棲連精舍，患病連友數百人，特購麻瘋特效藥品四種，約值臺幣數萬元，現由駐菲大使館發給慈善藥品之證明文件，開已辦妥手續寄臺云。

人生

發行人：東
主編：性
發行者：人生雜誌社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
編輯部：臺北中正路一六
地址：七五號
南洋：廣
泰國：謝普揚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九號
中華民國政府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九號
台灣雜誌協會會員部局劃帳戶八二五五號

聯文印刷廠承印